



Universiteit
Leiden
The Netherlands

Supplement to Chinese Poetry in Times of Mind, Mayhem and Money: Citations in Chinese

Crevel, M. van; Wu, J.

Citation

Crevel, M. van, & Wu, J. (2017). Supplement to Chinese Poetry in Times of Mind, Mayhem and Money: Citations in Chines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Resource Center*. Retriev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887/71530>

Version: Not Applicable (or Unknown)

License: [Leiden University Non-exclusive license](#)

Download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887/71530>

Note: To cite this publication please use the final published version (if applicable).



Supplement to
Chinese Poetry in Times of Mind, Mayhem and Money:
Citations in Chinese

Compiled by Maghiel van Crevel and Wu Jinhua

[MCLC Resource Center Publication](#) (Copyright 2017)

In 2011, in his [review](#) of *Chinese Poetry in Times of Mind, Mayhem and Money*, Christopher Lupke noted:

... on the level of structure or mechanics, the book could have been improved in one fundamental way: including all Chinese poems cited in their original as well as translated form ... I believe there is a practical solution to this omission ... [The MCLC Resource Center] would appear to be a likely venue to host a supplement volume to Van Crevel's main text that contains all the original Chinese poems cited in his book ... I already have indicated that this book is a must read for all interested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It should be a companion to graduate seminars. The supplement would ensure that.

Shame on me for being slow to respond. I found myself in the middle of a stretch of heavy admin that was to last until fall 2016. This taught me a great deal, but it also ate me alive. But shame nevertheless. Even if the supplement weighs in at close to a hundred pages, and there were always a thousand other things that needed doing *now* during my years on the Dark Side, as I've heard it called, I should have done this earlier.

I am immensely grateful to Wu Jinhua 吴锦华 for her generous help. I am also very grateful to the poets, for permission to reproduce their work; and to the MCLC Resource Center, for its willingness to let me in after hours.

On reflection, Jinhua and I decided that in this case, more is more after all, and included the originals of citations from the Chinese-domestic discourse on poetry that is also the object of research throughout the book: Haizi's apotheosis, the Lower Body manifesto, various authors' musings and rants on poetry, the Popular-Intellectual Polemic, and so on.

I hope this document will enhance the reader's engagement with the poets, critics, and scholars in question. The book it supplements can be [downloaded](#) for free (click 'Read').

Maghiel van Crevel
1 January 2017

Supplement to
Chinese Poetry in Times of Mind, Mayhem and Money:
Citations in Chinese



Individual citations are directly searchable by their page number in the book, e.g. ‘page 23’ or ‘page 385.’

Table of Contents

<i>Chapter 1</i>	Avant-Garde Poetry from China: Text, Context and Metatext.....	1
<i>Chapter 2</i>	True Disbelief: Han Dong.....	4
<i>Chapter 3</i>	Thanatography and the Poetic Voice: Haizi	11
<i>Chapter 4</i>	Exile: Yang Lian, Wang Jiaxin and Bei Dao	18
<i>Chapter 5</i>	Mind over Matter, Matter over Mind: Xi Chuan	26
<i>Chapter 6</i>	Fringe Poetry, But Not Prose: Xi Chuan and Yu Jian	36
<i>Chapter 7</i>	Objectification and the Long-Short Line: Yu Jian.....	38
<i>Chapter 8</i>	Narrative Rhythm, Sound and Sense: Sun Wenbo	49
<i>Chapter 9</i>	The Lower Body: Yin Lichuan and Shen Haobo.....	52
<i>Chapter 10</i>	Not at Face Value: Xi Chuan’s explicit Poetics.....	61
<i>Chapter 11</i>	Desecrations: Han Dong’s and Yu Jian’s Explicit Poetics	69
<i>Chapter 12</i>	What Was All the Fuss About? The Popular-Intellectual Polemic.....	83
<i>Chapter 13</i>	More Than Writing, As We Speak: Yan Jun	93

Chapter 1 Avant-Garde Poetry from China: Text, Context and Metatext

page 23

桂兴华著《青春宣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我们
共和国最年轻的公民
知道历史的长河里
前辈们
经历了一场场血和火的战斗
这面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
又一次使我们热泪横流
敬礼啊
五星红旗
我们每个人眼前
都闪现出许许多多
长夜里的镜头

pages 23-24

伊沙《风雨中的红旗车》，伊沙著《伊沙诗选》，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5页

从省府后院穿过
穿过树林和草坪
在一小片空地上
有一辆报废的红旗车
不知经历过多少风雨
已经锈得没了模样
你又开始愤世嫉俗了
其实你犯不着那样子
让我们走近它
让我们坐进去
让我们一起欣赏
并且玩味
最后溶入
这尊破钢烂铁的
现代雕塑

page 27

西川《鹰的话语》，《第三届爱文文学奖颁奖会》，北京：爱文文学院，1999年，无页码

56、于是我避开我的肉体，变成一滴香水，竟然淹死一只蚂蚁。于是我变成一只蚂蚁，钻进大象的脑子，把它急得四脚直踉。于是我变成一头大象，浑身散发出臭味。于是我变成臭味，凡闻到我捂鼻子的就是人。于是我又变成一个人，被命运所戏弄。

page 28

西川《鹰的话语》，《第三届爱文文学奖颁奖会》，北京：爱文文学院，1999年，无页码

58 / 于是我变成我的后代，让雨水检测我的防水性能。于是我变成雨水，淋在一个知识分子光秃的头顶。于是我变成这个知识分子，愤世嫉俗，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投向压迫者。于是我同时变成石头和压迫者，在我被我击中的一刹那，我的两个脑子同时轰鸣。[typo 愤世疾俗 corrected to 愤世嫉俗,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later editions]

page 28

于坚《在诗人的范围以外对一个雨点一生的观察》，于坚著《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诗集 1975-200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7页

哦 要下雨啦
诗人在咖啡馆的高脚椅上
瞥了瞥天空 小声地咕哝了一句
舌头就缩回黑暗里去了
但在乌云那边 它的一生 它的
一点一滴的小故事 才刚刚开头
怎么说呢 这种小事 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我关心更大的 诗人对女读者说
依顺着那条看不见的直线 下来了
与同样垂直于地面的周围 保持一致
像诗人的女儿 总是与幼儿园保持着一致
然后 在被教育学弯曲的天空中
被弯曲了 它不能不弯曲

page 29

尹丽川《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下半身》第1期，2000年，第58-59页

哎 再往上一点再往下一点再往左一点再往右一点

这不是做爱 这是钉钉子

噢 再快一点再慢一点再松一点再紧一点

这不是做爱 这是扫黄或系鞋带

喔 再深一点再浅一点再轻一点再重一点

这不是做爱 这是按摩、写诗、洗头或洗脚

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呢 嗯 再舒服一些嘛

再温柔一点再泼辣一点再知识分子一点再民间一点

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

page 30

颜峻《反对一切有组织的欺骗》，颜峻著《次声波》，北京：铁托出品，2001年，第150页

反对广告，反对遗忘。反对撕毁任何证件和嘴脸。反对从流星雨中经过，身披金黄的斗篷却忘记了女儿的名字。反对食肉动物跳舞。反对电脑死机。反对像镰刀一样生活。反对夜来香死在夜里。反对时尚杂志和网络公司。反对白日做梦，穿上透明的衣裳，心脏像鸿毛一样爆炸……二锅头十步杀一人……傻逼统治着世界……一本色情杂志就是一次考试……反对恐惧。

Chapter 2 True Disbelief: Han Dong

page 66

韩东《山民》，老木编《新诗潮诗集》，北京：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未名湖丛书编委会（内部交流），1985年，第572-573页

小时候，他问父亲

“山那边是什么”

父亲说“是山”

“那边的那边呢”

“山。还是山”

他不作声了，看着远处

山第一次使他这样疲倦

他想，这辈子里是走不出这里的群山了

海是有的，但十分遥远

所以没等他走到那里

就会死在半路上

死在山中

他觉得应该带着老婆一起上路

老婆会给他生个儿子

到他死的时候

儿子就长大了

儿子也会有老婆

儿子也会有儿子

儿子的儿子也还会有儿子

他不再想了

儿子也使他很疲倦

他只是遗憾

他的祖先没有像他一样想过 [typo 象 corrected to 像]

不然，见到大海的该是他了

pages 67-68

韩东《有关大雁塔》，《他们》第一期，1985年，第36页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

为了爬上去
做一次英雄
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
或者更多
那些不得意的人们
那些发福的人们
统统爬上去
做一做英雄
然后下来
走进这条大街
转眼不见了
也有有种的往下跳
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
那就真的成了英雄
当代英雄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我们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风景
然后再下来

page 69

蔡克霖《大雁塔》，刘树元主编《中国现当代诗歌赏析》，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5-246页

再不怀疑什么
前面就是大雁塔了

.....

我已攀上了塔顶
如果展翅
也青空里腾飞
该是件幸福的事了
我压根儿不想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充当什么英雄
只想掸去世间浮尘

心，平静下来
听佛说话

page 69

北岛《宣告——献给遇罗克》，北岛著《北岛诗选》，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87年，第73页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
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那自由的风

page 70

韩东《你见过大海》，《他们》第1期，1985年，第37页

你见过大海
你想象过
大海
你想象过大海
然后见到它
就是这样
你见过了大海
并想象过它
可你不是
一个水手
就是这样
你想象过大海
你见过大海
也许你还喜欢大海
顶多是这样
你见过大海
你也想象过大海
你不情愿
让海水给淹死

就是这样
人人都这样

page 73

《他们》第3期，1986年，封面

创办《他们》时，我们并没有一个理论的发言，现在仍然如此。但有一些问题变得越来越明确了，我们有必要总结一下。

我们关心的是诗歌本身，是诗歌成其为诗歌，是这种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美感的生命形式。我们关心的是作为个人深入到这个世界中去的感受、体会和经验，是流淌在他（诗人）血液中的命运的力量。我们是在完全无依靠的情况下面对世界和诗歌的。虽然在我们的身上投射着各种各样观念的光辉，但是我们不想、也不可能用这些观念去代替我们和世界（包括诗歌）的关系。世界就在我们的面前，伸手可及。我们不会因为某种理论的认可而自信起来，认为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不在我们手中，即使有千万条理由我们也不会相信它。相反，如果这个世界已经在我们的手中，又有什么理由让我们觉得这是不真实的呢？

在今天，沉默也成了一种风度。我们不会因为一种风度而沉默，我们始终认为我们的诗歌就是我们最好的发言。我们不藐视任何理论或哲学的思考，只是我们不把全部的希望寄托于此。

page 75

韩东《为〈他们〉而写作》，《他们》第5期，1989年，封二

……为《他们》写作是我们这些人的写作方式，它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可能。可以为一张光洁的纸而写作，可以为好用的笔，我们为《他们》，是同一个意思。

有别于理想主义者，不必在目的性上大做文章。我们知道干一件好事，还要知道怎样才能干好。……

……我们是同志，也是同路人。同路人的情意要大于同志。……

“他们”不是一个文学流派，仅是一种写作可能。

“为《他们》写作”也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他们》即是一个象征。在目前的中国它是唯一的、纯粹的，被吸引的只是那些对写诗这件事有所了解的人。“为《他们》写作”，仅此而已。

page 79

韩东《一堆乱石中的一个人》，韩东著《爸爸在天上看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3页

一堆乱石中的一个人。一个
这样的人，这样的一堆乱石

爬行者，紧贴地面的人
缓慢移动甚至不动的蜥蜴

乱石间时而跳跃的运动员，或是
石块上面降落的石块

不是一面围墙下的那个人
整齐而规则的砖缝前面的那个人

当我们注视时停止在那里
把一块石头的温度传递给另一块石头

它的形状是六块互相重叠的石头
现在，渴求雨水似地爬到了
画面的上方

page 80

韩东《一种黑暗》，《他们》第5期，1989年，第7页

我注意到林子里的黑暗
有差别的黑暗
广场一样的黑暗在树林中
四个人向四个方向走去造成的黑暗
在树木中间但不是树木内部的黑暗
向上升起扩展到整个天空的黑暗
不是地下的岩石不分彼此的黑暗
使千里之外的灯光分散平均
减弱到最低限度的黑暗
经过一万棵树的转折没有消失的黑暗
有一种黑暗在任何时间中禁止陌生人入内
如果你伸出一只手搅动它就是
巨大的玻璃杯中的黑暗
我注意到林子里的黑暗虽然我不在林中

pages 81-82

韩东《看》，韩东著《爸爸在天上看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6-127页

既看见你
也看见他
但你们二人
不能相互看见
中间是一面墙
一棵树
或一阵烟雾
我在墙的纵面
树的上面
我就是云雾本身

但你们可以
同时看见我
可以看见我
看着这一个
转向另一个
我是墙
树
云雾本身
任何可以看见
又用来遮挡的
事物

一只鸟的
两个侧面
分别用我的左眼
和右眼
既看见你
也看见他
惟独你们二人
不能相互看见

甲乙二人分别从床的两边下床
甲在系鞋带。背对着他的乙也在系鞋带
甲的前面是一扇窗户，因此他看见了街景
和一根横过来的树枝。树身被墙挡住了
因此他只好从刚要被挡住的地方往回看
树枝，越来越细，直到末梢
离另一边的墙，还有好大一截
空着，什么也没有，没有树枝、街景
也许仅仅是天空。甲再（第二次）往回看
头向左移了五厘米，或向前
也移了五厘米，或向左的同时也向前
不止五厘米，总之是为了看得更多
更多的树枝，更少的空白。左眼比右眼
看得更多。它们之间的距离是三厘米
但多看见的树枝都不止三厘米
他（甲）以这样的差距再看街景
闭上左眼，然后闭上右眼睁左眼
然后再闭上左眼。到目前为止两只眼睛
都已闭上。甲什么也不看。甲系鞋带的时候
不用看，不用看自己的脚，先左后右
两只都已系好了。四岁时就已学会
五岁受到表扬，六岁已很熟练
这是甲七岁以后的某一天，三十岁的某一天或
六十岁的某一天，他仍能弯腰系自己的鞋带
只是把乙忽略得太久了。这是我们
（首先是作者）与甲一起犯下的错误
她（乙）从另一边下床，面对一只碗柜
隔着玻璃或纱窗看见了甲所没有看见的餐具
为了叙述的完整还必须指出
当乙系好鞋带起立，流下了本属于甲的精液

Chapter 3 Thanatography and the Poetic Voice: Haizi

page 97

海子自杀时随身带的遗书，杨黎著《灿烂：第三代人的写作和生活》，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17页

我叫查海生，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的教师，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以前的遗书全部作废，我的遗稿全部交《十月》编辑部骆一禾处理。[typo 路一禾 corrected to 骆一禾]

page 101

陈东东《丧失了歌唱和倾听——悼海子、骆一禾》，周俊、张维编《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南京：南京出版社，1991年，第339页

当一个扼断了自己的歌喉，另一个也已经不能倾听，当优异的嗓子沉默以后，聒噪和尖叫又毁坏了耳朵。

page 105

程光炜《现成的诗歌与可能的诗歌》，崔卫平编《不死的海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222页

对这位诗人的怀念代替不了对他冷静地批判，而且，个人传记也再不能成为科学的批评的参照材料了。

page 105

刘树元主编《中国现当代诗歌赏析》，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2页

海子的麦地是孤独的，孤独的麦地是我们这个农耕民族共同的生命背景，那么排列在我们生命经历中关于麦子的痛苦，在它进入诗歌之后便成为折射我们所有生命情感的黄金之光。

page 106

伊沙《饿死诗人》，伊沙著《饿死诗人》，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第3-4页

诗人们已经吃饱了
一望无边的麦田
在他们腹中香气弥漫
城市最伟大的懒汉
做了诗歌中光荣的农夫

麦子 以阳光和雨水的名义
我呼吁：饿死他们
狗日的诗人

page 109 (in second paragraph, not indented)

西川《怀念》，周俊、张维编《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南京：南京出版社，1991年，第307页

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

page 109

西川《怀念》，周俊、张维编《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南京：南京出版社，1991年，第310页

这个渴望飞翔的人注定要死于大地，但是谁能肯定海子的死不是另一种飞翔，从而摆脱漫长的黑夜、根深蒂固的灵魂之苦，呼应黎明中弥赛亚洪亮的召唤？

page 110

吴晓东、谢凌岚《诗人之死》，崔卫平编《不死的海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53页

海子死了，这对于在瞒和骗中沉睡了几千年的中国知识界来说，无异于一个神示……唯有自杀才是同死亡宿命的主动的抗争……因而海子之死，也许意味着永恒的解脱，同时更意味着诗人形象的最后完成。

page 110

李超《形而上死》，崔卫平编《不死的海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60-61页

他们的死应给予昂贵的评价。我们不能没有这根不屈的神经。死亡是诗人的宿命，也是诗人的至尊。

page 110

余虹《神·语·诗……——读海子及其他》，崔卫平编《不死的海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120页

血成言辞，语言返回神话，这是海子，在人类尽头的献祭……因了海子，死亡终于成了牺牲，成了诞生，成了歌唱。

page 111

朱大可《先知之门——海子与骆一禾论纲》，崔卫平编《不死的海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139-140页

……意味着海子从诗歌艺术向行动艺术的急速飞跃。经过精心的天才策划，他在自杀中完成了其最纯粹的生命言说和最后的伟大诗篇，或者说，完成了他的死亡歌谣和死亡绝唱……海子的死亡绝唱，乃是对耶稣的伟大艺术的现代摹仿，所不同的是他独自完成了这一行动，那么，他就必须一个人同时承担英雄和叛徒这两种使命。

page 111

肖鹰《向死亡存在》，崔卫平编《不死的海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231页

在诗歌的时代性失败中，诗人的死亡本身成为一种诗歌的可能形式……海子的死是一个对诗歌的启示，一个绝命诗人对诗的绝命性启示……诗人死后，与诗人未名的生前遭遇不相称的是诗歌界以必然的过激形式反应了诗人的死亡——一夜之间，诗人和他的诗都被神话化了。这把诗人死亡所给与当代诗歌的启示变成一个醒心明目的明喻……如果诗歌依然还是可能和希望，诗人绝不会选择中断诗歌的死亡，并以死亡取代诗歌的位置。坚持对诗歌的欲望，却失去诗歌的可能，这三位诗人的死成为这个时代诗性消亡之夜的象征——诗人之死成为最后的诗歌。

page 114

燎原著《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第340页

为了拒绝我们对其死因作俗世角度上的猜测。而他在此关于诗稿交给骆一禾的表述，实际上则是一个公开的授权声明。遗书中第一层意思关乎死，第二层意思关乎诗，我们由此不难感受到，他清白地为诗而死的心理信息传递。

page 115

余徐刚著《海子传：诗歌英雄》，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15页

一列货车呼啸而来。
海子遁入太阳！

page 116

周玉冰著《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海子的诗情人生》，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年，前勒口

海子，当代中国诗坛一颗耀眼的流星，他于短暂的一生中，保持着圣洁而崇高的诗心，在不受世人理解的岁月里，忍受孤独与痛苦，凭着自身的才情和执著，创作了近 200 余首抒情诗和 7 部长诗。当他那些箴言圣歌式的诗句被大学生在广场集体朗诵时、被收入现在高中语文课本时、被房地产商用于海景房的广告语时……人们感念这位“麦地之子”、“诗歌英雄”。

page 117

韩东《海子·行动》，周俊、张维编《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南京：南京出版社，1991年，第 335 页

到了极至，甚至否定诗必须由语言材料构成。纸笔也纯属多此一举或者可有可无。诗至此可以是身体的艺术、行动的艺术。为了和日常生活区别开来，行动主义者一直在寻求超凡脱俗的行动。他们酗酒、打架、玩女人、四处流浪、培养怪癖，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一个诗人。最终他们发现自己非但不能免俗，而且境况越发糟糕。现在，只有死亡没有一试试了。

page 117

韩东《海子·行动》，周俊、张维编《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南京：南京出版社，1991年，第 335 页

海子之死对于他们自我确立的意义不言自明。但这些和海子本人毕竟无关。

page 117

韩东《海子·行动》，周俊、张维编《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南京：南京出版社，1991年，第 335-336 页

海子之死只能是诗人悲惨处境和内心冲突的一个证明。我们不能从他的死亡去追溯他的诗歌，而只能从他的诗歌中去发现使他赴死的秘密。如果说海子是为诗歌而死的，那一定说明他的创造力已面临绝境。死是一个解脱，而非任何意义上的升华。……我坚持认为海子是一个写不出诗来就宁愿一死的人。虽然这很可能不是这次死亡的具体原因。

page 118

崔卫平《海子神话》，崔卫平编《不死的海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110页

但不管怎么说，从中并不能得出为什么他选择1989年3月26日这个日子突然离开人世的理由，这种危机一直存在，但结果却并非必然。从他的诗中得出他自杀的原因总是不充分的，同样，从他的自杀去理解他的诗更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他生命中另外有一些秘密（或许只是很简单的）永远地被他自己带走了。

page 120

西川《死亡后记》，《诗探索》1994年第3辑，第95页

总觉得有人在他耳边说话，搞得他无法写作。而对海子来说，无法写作就意味着彻底失去了生活。

page 121

陈超著《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15页

这首诗借助了梦幻的形式，揭示了生命的本质：那种宏伟的、义无反顾的、战胜死亡的伟力。

page 121

陈超著《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1页

这部大诗还是“完成”了，诗人是以生命作为最后的启示录完成的。

pages 127-128

海子《感动》，西川编《海子诗全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129页

早晨是一只花鹿
踩到我额上
世界多么好
山洞里的野花
顺着我的身子
一直烧到天亮
一直烧到洞外
世界多么好

而夜晚，那只花鹿
的主人，早已走入
土地深处，背靠树根
在转移一些
你根本无法看见的幸福
野花从地下
一直烧到地面

野花烧到你脸上
把你烧伤
世界多么好
早晨是山洞中
一只踩人的花鹿

page 129

海子《祖国（或以梦为马）》，西川编《海子诗全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377-378页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和物质的短暂情人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

太阳是我的名字
太阳是我的一生
太阳的山顶埋葬 诗歌的尸体——千年王国和我
骑着五千年凤凰和名字叫“马”的龙——我必将失败
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

page 131

海子《春天，十个海子》，西川编《海子诗全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470页

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
在光明的景色中
嘲笑这一个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你这么长久地沉睡究竟是为了什么
春天，十个海子低低地怒吼

围着你和我跳舞，唱歌
扯乱你的黑头发，骑上你飞奔而去，尘土飞扬
你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

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就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
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
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户
他们把一半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胃
一半用于农业，他们自己的繁殖
大风从东刮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夜和黎明
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page 134

海子《黑夜的献诗——献给黑夜的女儿》，西川编《海子诗全编》，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477-478页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光明的天空
丰收后荒凉的大地
黑夜从你内部上升

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
遥远的路程经过这里
天空一无所有
为何给我安慰

.....

黑雨滴一样的鸟群
从黄昏飞入黑夜
黑夜一无所有
为何给我安慰

走在路上
放声歌唱
大风刮过山冈
上面是无边的天空

Chapter 4 Exile: Yang Lian, Wang Jiaxin and Bei Dao

page 151

食指《给北岛》，食指著《食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22页

分手时，你转身离我而去的一瞬
一阵风把你的衣角高高掀起
将带着单薄的你去异乡漂泊
放不下的牵挂令我连夜命笔

page 152

王家新《游动悬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自序第2页

总是在路上。总是奔波、滞留，无助而又无望；总是来到终点发现它不过是个起点；总是在词中上路，又总是永无归宿；总是在本土与异乡之间。

pages 164-165

杨炼《流亡之书》，Yang Lian, *The Dead in Exile*, bilingual, translated by Mabel Lee, Canberra: Tiananmen Publications, 1990: 51

你不在这里 这笔迹
刚刚写下就被一阵狂风卷走
空白如死鸟在你脸上飞翔
送葬的月亮一只断手
把你的日子向回翻动
翻到你缺席的那一页
你一边书写一边
欣赏自己被删去

像别人的声音
碎骨头随随便便啐到角落里
水和水摩擦的空洞声音
随随便便移入呼吸
移入一只梨就不看别人
一地头颅都是你
在字里行间一夜衰老
你的诗隐身穿过世界

page 166

杨炼《广场》, Yang Lian, *The Dead in Exile*, bilingual, translated by Mabel Lee, Canberra: Tiananmen Publications, 1990: 58

在这页交代材料上，你离开六月，离开那个人。

page 167

杨炼《广场》, Yang Lian, *The Dead in Exile*, bilingual, translated by Mabel Lee, Canberra: Tiananmen Publications, 1990: 58

你换上一张纸，尖叫就远了。把自己写成另一个人，你就活了。一笔一划地写，一生中，亲手涂掉一个月年龄。你一轻，觉得里面空了，那个人走了。广场在写满错字前，已被撕碎。纸屑纷飞。飘落。槐树上从来就长着白叶子。

page 169-170

王家新《欧罗巴的秋天》，王家新著《游动悬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04-105页

秋天来到欧罗巴
在海滨度假的人们踏上归程
温暖的天空现出倦意

秋天来到欧罗巴
飘零的落叶中，总有人
在公园的长椅上悲伤地读着什么
也总有人，在伦敦或巴黎的街头上
踩着狗屎

总有人在一个薄暮
被肖邦的夜曲找到，也总有人
出门去发一封永不到达的信
总有人在新学年开始时到汉学系注册
也总有人，在骤起的西风
中押上雪莱的诗韵

秋天来到欧罗巴
总有鸟儿起飞，飞向南国
也总有人心里描画另一种旅程
总有人无端端地想哭
也总有人，再次来到同一家酒吧
等待奇迹

而我和秋天一起启程
和秋风一起，从英格兰渡过海峡
因为大地的空荡，也因为
那从地铁入口飘来的吉它曲
而成为巴黎的最后一名失眠者
——当旅馆斜对着墓地
祖国在我的身体里下雨……

page 170

多多《阿姆斯特丹的河流》，《今天》1990年第1期，第26页

秋雨过后
那爬满蜗牛的屋顶
——我的祖国

从阿姆斯特丹的河上，缓缓驶过……

page 171

王家新《另一种风景·英格兰》，王家新著《游动悬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14页

空无一人的英格兰，无论你走向哪里，唯有天空相伴随……当它变得更晦冥时，它正好应和了一个流亡者灵魂里的哑语……

page 171

王家新《布拉格》，王家新著《游动悬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06-107页

流亡的人把祖国带在身上
没有祖国，只有一个从大地的伤口迸放的黄昏
……
没有祖国
祖国已带着它的巨石升向空中
祖国仅为一瞬痛苦的闪耀
祖国在上，在更高更远的地方
压迫你的一生

page 171

王家新《游动悬崖·泥土》，王家新著《游动悬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40-141页

当你想家时，不是雾伦敦，其实是你的祖国开始在你的身体里下雨；不是雨在倾下，是你身体中的某种泥土在向下坠泻：它几乎就要使你瘫倒下来，以触及到死，和那失去的大地……

这是一生中最为无助的时刻：泥土在拉你回去。而你向谁求助？——在雨的无休止倾泻中，你愈来愈沉沦于那些使你更加晦暗、更不可挽回的东西……

page 173

北岛《乡音》，Bei Dao, *Old Snow*, bilingual, translated by Bonnie S McDougall & Chen Maiping,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91: 50

我对着镜子说中文
一个公园里有自己的冬天
我放上音乐
冬天没有苍蝇
我悠闲地煮着咖啡
苍蝇不懂什么是祖国
我加了点儿糖
祖国是一种乡音
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
听见了我的恐惧

page 174

北岛《无题·他睁开第三只眼睛》，Bei Dao, *Old Snow*, bilingual, translated by Bonnie S McDougall & Chen Maiping,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91: 24

词的流亡开始了

page 175

北岛《早晨的故事》，Bei Dao, *Old Snow*, bilingual, translated by Bonnie S McDougall & Chen Maiping,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91: 26

一个词消灭了另一个词
一本书下令
烧掉了另一本书
用语言的暴力建立的早晨

改变了早晨
人们的咳嗽声

page 176

北岛《早晨的故事》，Bei Dao, *Old Snow*, bilingual, translated by Bonnie S McDougall & Chen Maiping,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91: 26

从迟钝的人群中
政府找到了它的发言人

page 176

北岛《毒药》，Bei Dao, *Forms of Distance*, bilingual, translated by David Hinton,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94: 42

烟草屏住呼吸

流亡者的窗户对准
大海深处放飞的翅膀
冬日的音乐驶来
象褪色的旗帜

是昨天的风，是爱情

悔恨如大雪般降落
当一块石头裸露出结局
我以此刻痛哭余生

再给我一个名字

我伪装成不幸
遮挡母语的太阳

page 179

北岛《无题》，北岛著《北岛诗选》，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87年，第148页

对于世界
我永远是个陌生人
我不懂它的语言
它不懂我的沉默
我们交换的
只是一点轻蔑

如同相逢在镜子中
对于自己
我永远是个陌生人
我畏惧黑暗
却用身体挡住了
那盏唯一的灯
我的影子是我的情人
心是仇敌

pages 180-181

北岛《无题》，北岛著《北岛诗选》，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87年，第116页

积怨使一滴水变得混浊
我疲倦了，风暴
搁浅在沙滩上
那桅杆射中的太阳
是我内心的囚徒，而我
却被它照耀的世界所放逐
礁石，这异教徒的黑色祭坛
再也没有什么可供奉
除了自己，去打开或合上
那本喧嚣的书

pages 181-182

北岛《雨中纪事》，北岛著《北岛诗选》，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87年，第134页

醒来，临街的窗户
保存着玻璃
那完整而宁静的痛苦
雨中渐渐透明的
早晨，阅读着我的皱纹
书打开在桌上
瑟瑟作响，好象
火中发出的声音

page 182

北岛《雨中纪事》，北岛著《北岛诗选》，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87年，第135页

在大地画上果实的人
注定要忍受饥饿
栖身于朋友中的人
注定要孤独
树根裸露在生与死之外
雨水冲刷的
是泥土，是草
是哀怨的声音

pages 182-183

北岛《磨刀》，Bei Dao, *Old Snow*, bilingual, translated by Bonnie S McDougall & Chen Maiping,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91: 46

我借清晨的微光磨刀
发现刀背越来越薄
刀锋依旧很钝
太阳一闪

大街上的人群
是巨大的橱窗里的树林
寂静轰鸣
我看见唱头正沿着
一棵树桩的年轮
滑向中心

page 184

北岛《借来方向》，Bei Dao, *Landscape over Zero*, bilingual, translated by David Hinton with Yanbing Chen,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96: 88

一条鱼的生活
充满了漏洞
流水的漏洞啊泡沫
那是我的言说

借来方向
醉汉穿过他的重重回声

而心是看家狗
永远朝向抒情的中心

行进中的音乐
被一次事故所粉碎
天空覆盖我们
感情生活的另一面

借来方向
候鸟挣脱了我的睡眠
闪电落入众人之杯
言者无罪

Chapter 5

Mind over Matter, Matter over Mind: Xi Chuan

page 190

西川《关于诗学中的九个问题》，《山花》1995年第12期，第64页

它反对创造力、想像力、反讽、隐喻、实验精神、怀疑精神，它反对写作难度。

page 191

杨克、温远辉：《在一千种鸣声中梳理诗的羽毛》，《山花》1996年第9期，第76-77页。

后现代商品社会对艺术的打击是毁灭性的，由于金钱的魅力空前感人，诗所传达的人文精神明显与当下大众的物质欲望相背离，诗对终极价值的关注呈现为“悬空”状态，满足不了消费社会感官愉悦的需要……今天的诗人要无愧于后代，必须通过一代人的共同努力，让当下诸多缺乏情感色彩的词汇——商品、交易、石油、钢铁、警察、政治、税单、指令、软件等等，最终体现出新时代里的文化内涵来……纯正的诗歌是真诚关注生存现实的诗歌，它不逃避社会和商品的双重暴力，戳穿“让诗回到诗本身”的虚构和幻觉，因为生存之外无诗。

page 192

杨长征《西川：仰望星空的智者》，《北京青年》1994年第7期，第48页

西川的心态始终是平和、坚韧的。这平和与坚韧，在多灾多难、变化莫测、诱惑无穷的尘世中，又需要怎样的智慧与心灵才能支撑？仰望星空，西川说 he 不想把自己逼成一个圣人，但唯有真正的写作才能让他感到踏实。西川明白：钱可以一万一万、十万十万地赚，而文学作品却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page 192

刘纳《西川诗存在的意义》，《诗探索》1994年第2辑，第82页

在一个物价上涨、精神文化贬值的时代里，西川和他的一些诗友们持守着诗歌的古典精神，以尊严的态度维护着艺术的庄重气质。

page 192

吴思敬《九十年代中国新诗走向摭谈》，《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第80页

在寂寞中坚执着的当然不只是老诗人。不少青年诗人在商潮涌动、金钱诱惑面前也表现了自己的操守……西川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他的同学绝大多数都出国了，

但他为了诗，留在了国内。他原在新华社的《环球》杂志社工作，在文人下海的热潮中，他也离开了《环球》，但他不是去待遇优厚的外企公司，而是去更加清贫的一家美术院校教书，为的是能有较充裕的时间读书写作，也为了能与美术院校的青年艺术家有较多的交流切磋的机会。

page 193

蓝棣之《西川诗二首评点》，《诗探索》1994年第2辑，第85页

然而，请千万不要误解，这绝不是说一个诗人没有文化最好，绝不是说写诗的人可以不读书，绝不是说诗的繁荣可以建立在文化沙漠之上。我想，西川的情况提醒我们看到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因为西川正好是酷爱读书，酷爱文化，有较高较深的文化修养。可是他在写诗方面的成绩，是大家公认的。[3 x typo 决 corrected to 绝]

pages 193-194

蓝棣之《西川诗二首评点》，《诗探索》1994年第2辑，第89页

“非意象”早已经是新一代诗人的追求，他们已经不再对于任何意象有兴趣，转而追求流动的语感、诗感、节奏感，追求语言的原生态，追求新鲜的语句。在这潮流面前，作者并不嫌弃意象。这些情况，都足见作者是有主见和有勇气的。

page 194

崔卫平《西川：超度亡灵》，《现代汉诗》1992年秋冬卷，第120页

在布满喧嚣、怪异、失落、裂痛的现代作品之中，西川居然不分裂也不混乱，居然仍然显示出和谐、沉思和光明的某些特质。

page 194

刘纳《西川诗存在的意义》，《诗探索》1994年第2辑，第75页

西川是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最认真、最执著的写诗者中的一个。
西川诗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
西川诗已经初步具有规范的意义。

page 195

西川《在哈尔盖仰望星空》，西川著《虚构的家谱》，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年，第181-182页

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
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
听凭那神秘的力量
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

射出光来，穿透你的心
像今夜，在哈尔盖
在这个远离城市的荒凉的地方，在这青藏高原上的
一个蚕豆般大小的火车站旁
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
这时河汉无声，鸟翼稀薄
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
马群忘记了飞翔
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
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
我成为某个人，某间
点着油灯的陋室
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
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
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
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

page 199

西川《致敬·巨兽》，《九十年代》1992年，第98-99页

(1) 那巨兽，我看见了。那巨兽，毛发粗硬，牙齿锋利，双眼几乎失明。那巨兽，喘着粗气，都嚷着厄运，而脚下没有声响。(2) 那巨兽，缺乏幽默感，象竭力掩盖其贫贱出身的人，象被使命所毁掉的人，没有摇篮可资回忆，没有目的地可资向往，没有足够的谎言来为自我辩护。(3) 它拍打树干，收集婴儿；它活着，象一块岩石，死去，象一场雪崩。

page 200

西川《致敬·巨兽》，《九十年代》1992年，第99页

乌鸦在稻草人中间寻找同伙。

page 203

西川《致敬·致敬》，《九十年代》1992年，第97页

一个走进深山的人奇迹般地活着。他在冬天储存白菜，他在夏天制造冰。他说：“无从感受的人是不真实的，连同他的祖籍和起居。”因此我们凑近桃花以磨练嗅觉。面对桃花以及其它美丽的事物，不懂得脱帽致敬的人不是我们的同志。

page 204

西川《致敬·致敬》，《九十年代》1992年，第97页

但这不是我们盼待的结果：灵魂，被闲置；词语，被敲榨。

诗歌教导了死者和下一代。

page 204

西川《致敬·夜》，《九十年代》1992年，第95页

我给你带来了探照灯，你的头上夜晚定有仙女飞行。

page 204

西川《致敬·夜》，《九十年代》1992年，第94页

记忆能够创造新的东西。

page 204

西川《致敬·致敬》，《九十年代》1992年，第96页

记忆：我的课本。

page 204

西川《致敬·致敬》，《九十年代》1992年，第96页；西川1993年11月对此进行修改，将“发出回声”改为“流下泪水”。以下呈现的是修改后的版本。

多想叫喊，迫使钢铁流下泪水，迫使习惯于隐秘生活的老鼠列队来到我的面前。

page 205

西川《致敬·致敬》，《九十年代》1992年，第96页

多想叫喊，但要尽量把声音压低，不能像谩骂，而应像祈祷，不能像大炮的轰鸣，而应像风的呼啸。

page 205

西川《致敬·夜》，《九十年代》1992年，第94页

一个青年在地下室里歌唱，超水平发挥……这是黑夜，还用说吗？

page 205

西川《致敬·夜》，《九十年代》1992年，第95页

心灵多么无力，当灯火熄灭，当扫街人起床，当乌鸦迎着照临本城的阳光起飞，为它们华贵的翅膀不再混同于夜间的文字而自豪。

page 205

西川《致敬·夜》，《九十年代》1992年，第95页

铜号吹响了，尘埃战栗；第一声总是难听的！

page 205

西川《致敬·居室》，《九十年代》1992年，第98页

墨水瓶里的丁香花渐渐发蓝。它希望记住今夜，它拼命要记住今夜，但这是不可能的。

page 206

西川《致敬·冬》，《九十年代》1992年，第105页

一个业余作者停止写作，开始为黎明的鸟雀准备食品。

page 206

西川《致敬·冬》，《九十年代》1992年，第105页

对于那恰好梦见狼群的人，我生火是救了他。

page 206

西川《致敬·十四个梦》，《九十年代》1992年，第104页

我梦见海子嬉皮笑脸地向我否认他的死亡。

我梦见骆一禾把我引进一间油渍满地的车库。在车库的一角摆着一张铺着白色床单的单人床。他就睡在那里，每天晚上。

page 207

西川《致敬·十四个梦》，《九十年代》1992年，第104页

我梦见一个孩子从高楼坠落。没有翅膀。

page 207

西川《致敬·夜》，《九十年代》1992年，第94页

难以入睡的灵魂没有诗歌。必须醒着，提防着，面对死亡，却无法思索。

page 208

西川《致敬·致敬》，《九十年代》1992年，第96页

在漫漫旅途中，不能追问此行的终点。在飞蛾扑火的一刹那，要谈论永恒是不合时宜的，要寻找证据来证明一个人的白璧无瑕是困难的。

page 208

西川《致敬·幽灵》，《九十年代》1992年，第102页

他人的死使我们负罪。

page 208

西川《致敬·幽灵》，《九十年代》1992年，第102页

不能死于雷击，不能死于溺水，不能死于毒药，不能死于械斗，不能死于疾病，不能死于事故，不能死于大笑不止或大哭不止或暴饮暴食或滔滔不绝的谈说，直到力量用尽。那么如何死去呢？崇高的死亡，丑陋的尸体：不留下尸体的死亡是不可能的。

page 209

西川《致敬·幽灵》，《九十年代》1992年，第103页

幽灵将如何显现呢？除非帽子可以化作帽子的幽灵，衣服可以化作衣服的幽灵，否则由肉体转化的幽灵必将赤裸，而赤裸的幽灵显现，不符合我们存在的道德。

page 209

西川《致敬·幽灵》，《九十年代》1992年，第103页

黑暗中有人伸出手指刮我的鼻子。

page 209

西川《致敬·致敬》，《九十年代》1992年，第96页

幻想靠资本来维持。

page 209

西川《致敬·箴言》，《九十年代》1992年，第101页；西川1993年10月对此进行修改，将“不要给别人的脸上抹黑”改为“不要和黑夜做交易”。以下呈现的是修改后的版本。

不要搂着妻子睡眠，同时梦想着高额利润；不要在白天点灯，不要和黑夜做交易。

page 210

西川《致敬·冬》，《九十年代》1992年，第105页

那部盖在雪下的出租车洁白得像一头北极熊。它的发动机坏了，体温下降到零。但我不忍心目睹它自暴自弃，便在车窗上写下“我爱你”。当我的手指划在玻璃上，它愉快地发出“吱吱”响，仿佛一个姑娘，等待着接吻，额头上放光。[typo 象 corrected to 像]

page 210

西川《致敬·居室》，《九十年代》1992年，第97-98页

我不允许的事情发生了：我渐渐变成别人。我必须大叫三声，叫回我自己……

镜中的世界与我的世界完全对等但又完全相反，那不是地狱就是天堂；一个与我一模一样但又完全相反的男人，在那个世界里生活……

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刘军打电话寻找另一个刘军。就象我抱着电话机自言自语。

pages 211-212

西川《致敬·巨兽》，《九十年代》1992年，第98-100页；西川1993年11月对此进行修改，在第五段段末加上“没有名字的巨兽是可怕的”，第九段段末的“那支猎枪”改为“那把匕首”。以下呈现的是修改后的版本。

那巨兽，我看见了。那巨兽，毛发粗硬，牙齿锋利，双眼几乎失明。那巨兽，喘着粗气，都嚷着厄运，而脚下没有声响。那巨兽，缺乏幽默感，像竭力掩盖其贫贱出身的人，像被使命所毁掉的人，没有摇篮可资回忆，没有目的地可资向往，没有足够的谎言来为自我辩护。它拍打树干，收集婴儿；它活着，像一块岩石，死去，像一场雪崩。

乌鸦在稻草人中间寻找同伙。

那巨兽，痛恨我的发型，痛恨我的气味，痛恨我的遗憾和拘谨。一句话，痛恨我把幸福打扮得珠光宝气。它挤进我的房门，命令我站立在墙角，不由分说坐垮我的椅子，打碎我的镜子，撕烂我的窗帘和一切属于我个人的灵魂屏障。我哀求它：“在我口渴的时候别拿走我的茶杯！”它就地掘出泉水，算是对我的回答。

一吨鸚鵡，一吨鸚鵡的废话！

我们称老虎为“老虎”，我们称毛驴为“毛驴”。而那巨兽，你管它叫什么？没有名字，那巨兽的肉体和阴影便模糊一片，你便难于呼唤它，你便难于确定它在阳光下的位置并预卜它的吉凶。应该给它一个名字，比如“哀愁”或者“羞涩”，应该给它一片饮水的池塘，应该给它一间避雨的屋舍。没有名字的巨兽是可怕的。

一只画眉把国王的爪牙全干掉！

它也受到诱惑，但不是王宫，不是美女，也不是一顿丰饶的烛光晚宴。它朝我们走来，难道我们身上有令它垂涎欲滴的东西？难道它要从我们身上啜饮空虚？这是怎样的诱惑呵！侧身于阴影的过道，迎面撞上刀光，一点点伤害使它学会了的呻吟——呻吟，生存，不知信仰为何物；可一旦它安静下来，便又听见芝麻拔节的声音，便又闻到月季的芳香。

飞越千山的大雁，羞于谈论自己。

这比喻的巨兽走下山坡，采摘花朵，在河边照见自己的面影，内心疑惑这是谁；然后泅水渡河，登岸，回望河上雾霭，无所发现亦无所理解；然后闯进城市，追踪少女，得到一块肉，在屋檐下过夜，梦见一座村庄、一位伴侣；然后梦游五十里，不知道害怕，在清晨的阳光里醒来，发现回到了早先出发的地点：还是那厚厚的一层树叶，树叶下面还藏着那把匕首——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沙土中的鸽子，你由于血光而觉悟：啊，飞翔的时代来临了！

page 212

西川《致敬·巨兽》，《九十年代》1992年，第98页

那巨兽，我看见了。

page 213

西川在对《九十年代》文本进行修改时加了这一句，它也出现在万夏、潇潇的诗集中，后面还有一句：“那是一种我们无法驾驭的力量。”

没有名字的巨兽是可怕的。

page 216

西川《鹰的话语》，《第三届爱文文学奖颁奖会》，北京：爱文文学院，1999年，无页码

56、于是我避开我的肉体，变成一滴香水，竟然淹死一只蚂蚁。于是我变成一只蚂蚁，钻进大象的脑子，把它急得四脚直踉。于是我变成一头大象，浑身散发出臭味。于是我变成臭味，凡闻到我捂鼻子的就是人。于是我又变成一个人，被命运所戏弄。

page 216

西川《鹰的话语》，《第三届爱文文学奖颁奖会》，北京：爱文文学院，1999年，无页码

58 / 于是我变成我的后代，让雨水检测我的防水性能。于是我变成雨水，淋在一个知识分子光秃的头顶。于是我变成这个知识分子，愤世嫉俗，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投向压迫者。于是我同时变成石头和压迫者，在我被我击中的一刹那，我的两个脑子同时轰鸣。[typo 愤世疾俗 corrected to 愤世嫉俗,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later editions]

page 216

西川《鹰的话语》，《第三届爱文文学奖颁奖会》，北京：爱文文学院，1999年，无页码

64 / ……我把自己伪装成一只鹰，就有一个人伪装成我。

page 217

西川《鹰的话语》，《第三届爱文文学奖颁奖会》，北京：爱文文学院，1999年，无页码

99 / 所以请允许我在你的房间呆上一小时，因为一只鹰打算在我的心室里居住一星期。如果你接受我，我乐于变成你所希望的形像，但时间不能太久，否则我的本相就会暴露无疑。

page 218

西川《鹰的话语》，《第三届爱文文学奖颁奖会》，北京：爱文文学院，1999年，无页码

73 / ……那不是形而上之死而是肉体之死：伤口化脓，身体僵硬。那是肉体之死，我们参与其中。

page 218

西川《鹰的话语》，《第三届爱文文学奖颁奖会》，北京：爱文文学院，1999年，无页码

88 / 在人群里有的人不是人，就像在鹰群里有的鹰不是鹰；有的鹰被迫在胡同里徘徊，有的人被迫飞翔在空中。

page 219

西川《致敬·箴言》，《九十年代》1992年，第101页

一本书将改变我，如果我想要领会它；一个姑娘将改变我，如果我想要赞美她；一条道路将改变我，如果我想要走完它；一枚硬币将改变我，如果我想要占有它。我改变另一个生活在我身旁的人，也改变自己；我一个人的良心使我们两人受苦，我一个人的私心杂念使我们两人脸红。

page 219

西川《鹰的话语》，《第三届爱文文学奖颁奖会》，北京：爱文文学院，1999年，无页码

25 / 要不要读一下这张地图：忧伤是第一个岔路口：一条路通向歌唱，一条路通向迷惘；迷惘是第二个岔路口：一条路通向享乐，一条路通向虚无；虚无是第三个岔路口：一条路通向死亡，一条路通向彻悟；彻悟是第四个岔路口：一条路通向疯狂，一条路通向寂静。

Chapter 6 Fringe Poetry, But Not Prose: Xi Chuan and Yu Jian

page 226

王光明《散文诗》，《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 II》，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1986年，第688页

足以适应灵魂的抒情性的动荡，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

page 232

于坚《0档案》，《大家》第1期，1994年，第50-51页

他的听也开始了 他的看也开始了 他的动也开始了
大人把听见给他 大人把看见给他 大人把动作给他
妈妈用“母亲” 爸爸用“父亲” 外婆用“外祖母”
那黑暗的 那混沌的 那朦胧的 那血肉模糊的一团
清晰起来 明摆起来 懂得了 进入一个个方格 一页页告知
成为名词 虚词 音节 过去时 词组 被动语态
词缀 成为意思 意义 定义 本义 引义 歧义
成为疑问句 陈述句 并列复合句 语言修辞学 语义标记
词的寄生者 再也无法不听到词 不看到词 不碰到词
一些词将他公开 一些词为他掩饰 跟着词从简到繁 从
肤浅到深奥 从幼稚到成熟 从生涩到练达 这个小人
一岁断奶 二岁进托儿所 四岁上幼儿园 六岁成了文化人
一到六年级 证明人 张老师 初一初二初三 证明人
王老师 高一高二 证明人 李老师 最后他大学毕业
一篇论文 主题清楚 布局得当 层次分明 平仄工整
对仗讲究 言此意彼 空谷足音 文采飞扬 言志抒情
坚定：尊敬老师 关心同学 反对个人主义 不迟到
遵守纪律 热爱劳动 不早退 不讲脏话 不调戏妇女
不说谎 灭四害 讲卫生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积极肯干
讲文明 心灵美 仪表美 修指甲 喊叔叔 叫阿姨
扶爷爷 挽奶奶 上课把手背在后面 积极要求上讲
专心听讲 人真做笔记 生动活泼 谦虚谨慎 任劳任怨
不足之处：不喜欢体育课 有时上课讲小话 不经常刷牙
小字条：报告老师 他在路上拾到一分钱 没交民警叔叔
评语：这个同学思想好 只是不爱讲话 不知道他想什么
希望家长 检查他的日记 随时向我们汇报 配合培养

一份检查：1968年11月2日这一天 做了一件坏事
我在墙上画了一辆坦克洁白的墙公共的墙大家的墙集体的
的墙被我画了一辆大坦克我犯了自由主义一定要坚决改过

page 234

于坚《0档案》，《大家》第1期，1994年，第50页

他的听也开始了 他的看也开始了 他的动也开始了
大人把听见给他 大人把看见给他 大人把动作给他
妈妈用“母亲” 爸爸用“父亲” 外婆用“外祖母”
那黑暗的 那混沌的 那朦胧的 那血肉模糊的一团

page 234

于坚《0档案》，《大家》第1期，1994年，第51页

我在墙上画了一辆坦克洁白的墙公共的墙大家的墙集体的
的墙被我画了辆大坦克我犯了自由主义一定要坚决改过

page 236

于坚《0档案》，《大家》第1期，1994年，第57页

旧杂志 15 公斤 旧挂历 5 公斤 废纸 20 公斤
单价 旧杂志 每公斤 0.20 元（挂历废纸同价）
.....

旧中山装两套 旧拉练甲克 3 件 喇叭裤 1 条 （裤脚边已磨破）
牛仔褲两条（五成新） 旧袜子（7双） 短裤 汗衫 毛巾若干
吉他 1 把（九成新 弦已断 红棉牌）

page 236

于坚《0档案》，《大家》第1期，1994年，第50页

成为名词 虚词 音节 过去时 词组 被动语态
词缀 成为意思 意义 定义 本义 引义 歧义
成为疑问句 陈述句 并列复合句
.....

一岁断奶 二岁进托儿所 四岁上幼儿园 六岁成了文化人
一到六年级 证明人 张老师 初一初二初三 证明人
王老师 高一高二 证明人 李老师 最后他大学毕业

Chapter 7

Objectification and the Long-Short Line: Yu Jian

page 254

于坚《无题》，于坚著《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诗集 1975-200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18页

1

冬天
太阳的肉
冻得通红

2

剥掉黄皮的月亮
白幽灵
吊在树林间

3

这里有一片蓝天
风去向乌云告密

4

患癌症的世纪
法律禁止行医

.....

page 255

于坚《不要相信……》，于坚著《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诗集 1975-200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不要相信那颗星星
说它是爱的眼睛

page 255

于坚《不要相信……》，于坚著《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诗集 1975-200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不要相信我结实的手掌
说它会稳稳爱的小船

pages 255-256

于坚《罗家生》，于坚著《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诗集 1975-200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37页

他天天骑一辆旧“来铃”
在烟囱冒烟的时候
来上班

驶过办公楼
驶过锻工车间
驶过仓库的围墙
走进那间木板搭成的小屋

工人们站在车间门口
看到他 就说
罗家生来了

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谁也不问他是谁
全厂都叫他罗家生

工人常常去敲他的小屋
找他修手表 修电表
找他修收音机

“文化大革命”
他被赶出厂
在他的箱子里
搜出一条领带

他再来上班的时候
还是骑那辆“来铃”
罗家生
悄悄地结了婚
一个人也没有请
四十二岁
当了父亲

就在这一年
他死了
电炉把他的头

炸开了一大口
真可怕

埋他的那天
他老婆没有来
几个工人把他抬到山上
他们说 他个头小
抬着不重
从前他修的表
比新的还好

烟囱冒烟了
工人们站在车间门口
罗家生
没有来上班

page 258

于坚《墙》，于坚著《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诗集 1975-200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5-76页

没有季节的墙
即使在中午也照不到阳光的墙
没有人迹的墙
投射着各种暗影的墙
被探照灯突然脱光的墙
写着“此路不通”的墙
窗子死死关着的墙
无声的墙 震耳欲聋的墙
发生过一次凶杀的墙
吃掉了窗子的墙
教授写在墙上的墙
她眼睫毛下的墙
坐在你对面睡在你身边的墙
藏在短裤里的墙
文字组成的墙
眼球制造的墙 舌头后面的墙
笑着的墙 毫无表情的墙
荒原上的墙 大海中的墙

挂着日历的墙 属龙的墙
隔着父母的床的墙
死掉的墙 回忆中的墙 不朽的墙
每秒钟都在呱呱坠地的墙
沙发和壁毯伪装起来的墙
把视线躲朝任何一方
都无法逃避的墙
说不出来无法揭发指证的墙
描写上述这些墙的那一堵
捏着笔就像握着镐头的
墙

page 260

于坚《尚义街六号》，于坚著《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诗集 1975-200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0-131页

我们往往在黄昏光临
打开烟盒 打开嘴巴
打开灯
墙上钉着于坚的画
许多人不以为然
他们只认识凡高
老卡的衬衣 揉成一团抹布
我们用它拭手上的果汁
他在翻一本黄书
后来他恋爱了
常常双双来临
在这里吵架 在这里调情
有一天他们宣告分手
朋友们一阵轻松 很高兴
次日他又送来结婚的请柬
大家也衣冠楚楚 前去赴宴
桌上总是摊开朱小羊的手稿
那些字乱七八糟
这个杂种警察一样盯牢我们
面对那双红丝丝的眼睛
我们只好说得朦胧

像一首时髦的诗
李勃的拖鞋压着费嘉的皮鞋
他已经成名了 有一本蓝皮会员证
他常常躺在上边
告诉我们应当怎样穿鞋子
怎样小便 怎样洗短裤
怎样炒白菜 怎样睡觉 等等
八二年他从北京回来
外衣比过去深沉
他讲文坛内幕
口气像作协主席
茶水是老吴的 电表是老吴的
地板是老吴的 邻居是老吴的
媳妇是老吴的 胃舒平是老吴的
口痰烟头空气朋友 是老吴的

page 262

于坚《尚义街六号》，于坚著《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诗集 1975-200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 132 页

许多脸都在这里出现
今天你去城里问问
他们都大名鼎鼎
外面下着小雨
我们来到街上
空荡荡的大厕所
他第一回独自使用

page 262

于坚《尚义街六号》，于坚著《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诗集 1975-200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 131 页

于坚还没有成名
每回都被教训
在一张旧报纸上
他写下许多意味深长的笔名

page 263

于坚《尚义街六号》，于坚著《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诗集 1975-200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2页

……智慧的年代
许多谈话如果录音
可以出一本名著
那是热闹的年代

page 263

于坚《尚义街六号》，于坚著《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诗集 1975-200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2-133页

吴文光 你走了
今晚我去哪里混饭
恩恩怨怨 吵吵嚷嚷
大家终于走散
剩下一片空地板
像一张旧唱片 再也不响
在别的地方
我们常常提到尚义街六号
说是很多年后的一天
孩子们要来参观

page 265

于坚《事件·写作》，于坚著《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诗集 1975-200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8页

写作 这是一个时代最辉煌的事件 词的死亡与复活 坦途或陷阱
伟大的细节 在于一个词从遮蔽中出来 原形毕露 抵达了命中注定的方格

pages 265-266

于坚《事件·铺路》，于坚著《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诗集 1975-200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0-241页

从铺好的马路上走过来 工人们推着工具车
大锤拖在地上走 铲子和丁字镐晃动在头上
所有的道路都已铺好 进入了城市
这里是最后一截坏路 好地毯上的一条裂缝
威胁着脚 使散步和舒适这些动作感到担心

一切都要铺平 包括路以及它所派生的跌打
药酒 赤脚板 烂泥坑和陷塌这些旧词
都将被那两个闪着柏油光芒的平坦和整齐所替代
这是好事情 按照图纸 工人们开始动手
挥动工具 精确地测量 像铺设一条康庄大道那么认真
道路高低凸凹 地质的状况也不一样
有些地段是玄武岩在防守 有些区域是水在闹事
有一处盘根错节 一棵老树 三百年才撑起这个家族
锄头是个好东西 可以把一切都挖掉 弄平
把高弄低下来 把凹填成平的
有些地方 刚好处在图纸想像的尺度
也要挖上几下 弄松 这种平毕竟和设计的平不同
就这样 全面 彻底 确保质量的施工
死掉了三十万只蚂蚁 七十一只老鼠 一条蛇
搬掉了各种硬度的石头 填掉那些口径不一的土洞
把石子 沙 水泥和柏油一一填上
然后 压路机像印刷一张报纸那样 压过去
完工了 这就是道路 黑色的 像玻璃一样光滑
熟练的工程 从设计到施工 只干了六天
这是城市最后一次震耳欲聋的事件 此后
它成为传说 和那些大锤 丁字镐一道生锈
道路在第七天开始通行 心情愉快的城
平坦 安静 卫生 不再担心脚的落处

page 268

于坚《事件·谈话》，于坚著《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诗集 1975-200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6页

都在家里呆着 而用来流通的道路 就只有雨在漫步
这样是好的 家是家 雨是雨 一个不为了另一个存在
当门终于停下来忠实地供奉它的职位 我们却期待着一次入侵
毛孔在饭后打开 淫荡的孤独中 我们辨认着外面的声响
晚七点 天气预报完毕 雨还要持续一周
某人来访了 胖子或是瘦子 黑伞或是白伞
记不得了 入侵者的脸 干还是湿 我们从来不注意具体的事实

pages 268-269

于坚《事件·谈话》，于坚著《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诗集 1975-200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7页

谈着话的忽然不翼而飞 只剩下嘴巴 牙齿和舌根那儿的炎症
话再一回响起来时 漂移已在别一片水域了
这回的语法是 如果……就 假如……就好了
还有 怎么办呢？ 意味着什么呢？
假如雨是朝天空那个方向下就好啦 意味着一种拯救
说得很好 有意思 总有一人会恰到好处把关键指出
然后咧嘴一笑 嘴就那么残酷地往两边一闪
避开了爆炸的牙齿 但是……当这个词出现
就预示着一个高潮近了 有人将要愤怒 有人将把水吐掉
有人将要思考反省 但是先喝点水 把痰咳净
换支烟 一整套的动作 谈话中的体操 具有音乐的秩序和美
舌根再次挤着上腭 像是奶牛场 那些工人在搓捏乳头
(中速)(行板)(庄严的)(欢乐的)(快板)
(热情)(缓慢 宁静)(3/4拍)(渐起)(重复第四段)
通常 一张嘴上爬着三到七只耳朵 而另有几只
早已骑上摩托 溜得无影无踪 长着耳朵的脸
看见这些话 以主谓宾补定状排列 刚刚迸出牙缝
就在事物的外表干掉 无论多么干燥 主人也得管住自己的耳朵
专心听讲 点头 叹息 微笑 为他换水 表示正在接收
谈话者就相当兴奋 娴熟地使用唇齿音 圆唇和鼻音
像在修改一位夜大学生的作业 在这里划上红线
在另一行写上？在结尾 他批阅道 主题还不深刻
雨还在下 有什么开始在渗漏 不管它 话题 得再搬迁一次了
交流开始有些艰难 幸好 这房间是干的 我们就谈干的东西
干的家具 干的婚姻 干的外遇和薪水 干的卫生间
干的电视和杂志 干的周末 在干的地方度过的干假期

page 270

于坚《事件·谈话》，于坚著《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诗集 1975-200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8页

十一点整 这是通常分手的时间 规矩 大家都要睡觉
雨是次要的 再大的雨 都要回家 走掉了
熟人和某某 打开伞 在雨中制造出一小块干处

雨仍然在下 它在和大地进行另一种交谈
大地回应着 那些声音 落进泥土
消失在万物的根里

pages 271-272

于坚《在诗人的范围以外对一个雨点一生的观察》，于坚著《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诗集 1975-200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 327-328 页

哦 要下雨啦
诗人在咖啡馆的高脚椅上
瞥了瞥天空 小声地咕哝了一句
舌头就缩回黑暗里去了
但在乌云那边 它的一生 它的
一点一滴的小故事 才刚刚开头
怎么说呢 这种小事 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我关心更大的 诗人对女读者说
依顺着那条看不见的直线 下来了
与同样垂直于地面的周围 保持一致
像诗人的女儿 总是与幼儿园保持着一致
然后 在被教育学弯曲的天空中
被弯曲了 它不能不弯曲
但并不是为了毕业 而是为了保持住潮湿
它还没有本事去选择它的轨迹
它尚不知道 它无论如何选择
都只有下坠的份了 也许它知道
可又怎么能停止呢 在这里
一切都要向下面去
快乐的小王子 自己为自己加冕
在阴天的边缘 轻盈地一闪
脱离了队伍 成为一尾翘起的
小尾巴 摆直掉 又弯起来
翻滚着 体验着空间的
自由与不踏实
现在 它似乎可以随便怎么着
世界的小空档 不上不下
初中生的课外 在家与教室的路上
诗人不动声色 正派地打量着读者的胸部

但它不敢随便享用这丁点儿的自由
总得依附着些什么
总得与某种庞然大物 勾勾搭搭
一个卑微的发光体
害怕个人主义的萤火虫
盼望着夏夜的灯火管制
就像这位诗人 写诗的同时
也效力于某个协会 有证件
更快地下降了 已经失去了自由

page 273

于坚《在诗人的范围以外对一个雨点一生的观察》，于坚著《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诗集 1975-200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 328 页

……它似乎又可以选择
这权利使它锋芒毕露 具备了自己的形式
但也注定要功亏一篑 这形式的重量
早已规定了是朝下的 一个天赋的陷阱
就像我们的诗人 反抗 嚎叫
然后合法 登堂入室
用唯美的笔 为读者签名
拼命地为自己抓住一切

page 274

于坚《在诗人的范围以外对一个雨点一生的观察》，于坚著《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诗集 1975-200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 329 页

它一直都是潮湿的
在这一生中 它的胜利是从未干过
它的时间 就是保持水分 直到
成为另外的水 把刚刚离开馆咖啡馆的诗人的
裤脚 溅湿了一块

page 275

于坚《事件·寻找荒原》，于坚著《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诗集 1975-200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8页

一群红压压的山羊（我指的是土地）没有人看守
到处都显示着史前的征兆 而我作为诗人 一个闯入者
站在它们的外面 不知应该从啊开始呢还是从哦开始

page 280

于坚《0档案》，《大家》第1期，1994年，第50-51页

不足之处：不喜欢体育课 有时上课讲小话 不经常刷牙
小字条：报告老师 他在路上拾到一分钱 没交民警叔叔
评语：这个同学思想好 只是不爱讲话 不知道他想什么
希望家长 检查他的日记 随时向我们汇报 配合培养
一份检查：1968年11月2日这一天 做了一件坏事
我在墙上画了一辆坦克洁白的墙公共的墙大家的墙集体的
墙被我画了一辆大坦克我犯了自由主义一定要坚决改过

Chapter 8 Narrative Rhythm, Sound and Sense: Sun Wenbo

pages 288-290

孙文波《节目单》，孙文波著《孙文波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219-222页

1

翻开印制得精美的节目单，你看见
一个虚构的夜晚：月亮像霍乱病人的面孔。
他坐在花园的石椅上。失去父亲的悲伤
像劣等酒一样刺激着他的心灵。你看见
他失神的目光凝望着枯萎的菊花。
当伴奏的乐曲响起，他开始在舞台上
来回走动。他看见了你。你和他知道
演员和观众的位置的确定，意味着：混淆。

2

一步，仅仅一步，你便迈过了观众的
界线。你甚至抢夺了主人公的角色。
你站在他的位置上，你开始了一个报仇的
过程。比起他来，你更清楚仇人是谁。
你几乎是狂吼着喊出仇人的名字。你，
挥舞着本属于他的剑，跑到了舞台的
最高处。你指挥着跑龙套的人，要他们
把仇人带到你的面前，你要立即砍下他的头。

3

他容忍了你的行为吗？他显得多么沮丧呀！
他悄悄地退到了舞台的角落里，手，
不停地拉动一角幕布。下面的情节
应该怎么办？一个更大的场面怎么
与这个场面结合成完整的一幕？他
已经不知道。两个小时的时间，怎么能
在半个小时内就打发完呢？还应该有
阴谋、诡计、背叛，还应该有一个人的爱情。

4

于是，时间在人们的眼睛里颤动：云，
像疯狗似的在人们头顶奔走；河水
下降露出光滑的鹅卵石；蝙蝠，
在黄昏时分不停地掠过嗡嗡作响的电线。
于是，你开始陈述一册书中的细节；
一个句子读出时存在的低沉的
卷舌音。它们成为戏剧中的戏剧；
关于死亡，关于死亡后复活的述说。于是，

5

人们看到惊心动魄的一小段：在街道的角落，
拥挤的酒店里，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们
满嘴猥亵的话语。他们中的两个争吵
起来了，为了对一个女人的评论。直到
拔刀相向，直到将酒店打得一塌糊涂。
狂乱中，所有的人加入了混战。而且，
有人死亡。这种血腥带来了多大的满足？
观众们全都睁大了眼睛，看得心惊胆颤。

6

而多愁善感的已经在哭泣。而一个丧偶的
女人已昏倒在座位上。时间，仿佛已
滑向了一边。你仿佛已走入另外的生活。
“白日的城市，就让它们像泡沫一样消失吧。
上升，上升。但不是像蒸汽似的上升，
而是像火箭一样带着呼啸和火焰上升。”
你对哭泣的感到满意；对昏倒的
发出诅咒：孱弱的灵魂，你们存在有什么用？

7

那么他呢？他带着黯淡的心情离开了。他
进入了现实僻静的小巷。在昏黄的
灯光下低头行走。风，在他的头顶
像小偷掀动屋顶似的发出响声。他
知道这一次退出就意味着永远退出。人，
怎么能在戏剧中度过一生？道具的酒，

不可能长期模仿酒。当他转而迈进
一家小酒馆，他大喊了一声：小二，拿酒来。

8

哦，你陶醉在舞台上。你就像王子看到了
王位的空出。这时候，你的眼睛里
看到的是比天堂更欢乐的场面：所有
跑龙套的都像你手中的道具。你摆弄
他们，就像摆弄铅笔。桌椅说话？
你让桌椅说出了话。墙和树木能否
走动？你让它们在舞台上像豹子
一样走动。“伟大的舞台是一场斑斓的梦。”

9

但你，你将如何使大幕落下？一个接一个
的高潮，不单掀动了观众心中的狂热浪潮，
而且把你推向了亢奋的中心。眼睛中，
你看到的尽都是刀光剑影。一段段乐曲
构造出一个锦绣的未来。像面包一样
膨胀的欲望，使你的手一伸再伸。你
忘记了自己，忘记了他。你成为
僭越者。你已经抓住什么就以为是什么。

Chapter 9

The Lower Body: Yin Lichuan and Shen Haobo

page 307

尹丽川《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下半身》第1期，2000年，第58-59页

哎 再往上一点再往下一点再往左一点再往右一点

这不是做爱 这是钉钉子

噢 再快一点再慢一点再松一点再紧一点

这不是做爱 这是扫黄或系鞋带

喔 再深一点再浅一点再轻一点再重一点

这不是做爱 这是按摩、写诗、洗头或洗脚

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呢 嗯 再舒服一些嘛

再温柔一点再泼辣一点再知识分子一点再民间一点

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

page 310

尹丽川《退休工人老张》，《下半身》第1期，2000年，第60页

他睁开眼，天花板上

有颗钉子，他看了十分钟。

他一睁开眼，就看见天花板上，那颗钉子

有十多年了吧。

十多年前，那颗钉子，在天花板上

不在他眼里。

那时他一睁开眼，就去上班，不，先上厕所。

现在他不上班，不着急去厕所，所以他醒了

就盯盯钉子。钉子掉下来，掉进了左眼。

左眼坏了，看不见钉子。右眼没坏

也看不见钉子。因为天花板上，没有了钉子。

天花板上，有一个洞，就像他的左眼

是一个洞。所以天花板上的洞

他是用右眼看见的。他要看上老半天

闹钟才会响，天刚蒙蒙亮了

page 311

尹丽川《呕吐的男人》，《下半身》第1期，2000年，第63-64页

西服是黑色的，秽物象奶油
在夜里一个男人蹲在中心呕吐
安静而乖巧，大家都很满意。
霓虹在跳舞，女人在跳舞
美酒在跳舞，音乐摔倒在地
必须认真、彻底，全力以赴。
呕吐出一些骨头
呕吐出一些皮
呕吐出一些水
呕吐出最后的劲儿
请继续。观众越来越满意。
为了高潮请你全身心投入，我的亲亲。

page 312

尹丽川《城市小偷》，尹丽川著《再舒服一些》，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183-184页

抓一把去年的雪在手中
撮出一团黑泥后
空空如也。你找不到一颗石头踢
一路上只好手脚规矩
街面清扫得那么干净
快没有你的容身之地了
公共汽车不再拥挤
你真不习惯，卖鞋子的大姐说：
你好。你也吃不惯
包子铺里卖的汉堡
操！这么多东西变了
也没人跟你说一声
大哥去越南做大生意
二哥当了龟头，三哥进了局子
四哥被车撞死，五哥回家种地
你没处去。1968，你生于此地
你是城市户口，你从小自力更生
你不骗不盗不奸淫，你比和尚更童贞

你经过警察，小心翼翼
可人家看都不看你一眼。
你的步子越来越慢，周围人呼啦啦地
穿过你身边。你坐了下来
在城市花园，栏杆硌得你屁股生疼
第一次，你怀疑起自己深爱的职业
没有人再需要你。你生不逢时

page 313

尹丽川《油漆未干——致某某、某某某、和某某》，《蓝》2002年第1期
(总第6期)，第112-113页

请伸出双手
撕下你的脸面
测量它的厚度
加强它的硬度
取消它的湿度
把握它的尺度
缩短它的长度
修整它的宽度
拒绝它的风度
然后，请放回原处
(注意轻拿轻放)
请做好表情
对准虚无(即芸芸众生)
再麻烦你伸出舌头
舔一下你的脸面是否还在
不管它在不在
它正在的地方
请双手合十
你一定感觉得到
你虔诚的勇敢的表情
就像一块油漆未干的牌子
谁都想在上面
按一个手印

pages 317-318

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下半身》第1期，2000年，第3-5页

强调下半身写作的意义，首先意味着对于诗歌写作中上半身因素的清除。

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哲理、思考、承担、使命、大师、经典、余味深长、回味无穷……这些属于上半身的词汇与艺术无关，这些文人词典里的东西与具备当下性的先锋诗歌无关。

源自西方现代艺术的传统就是什么好东西吗？只怕也未必，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一代中国诗人是怎么匍匐下去后就再也没有直起身子来的。

来自唐诗宋词的所谓诗意，我们干脆对诗意本身心怀不满。我们要让诗意死得很难看。

只有找不着快感的人才去找思想。在诗歌中找思想？你有病啊。难道你还不知道玄学诗人就是骗子吗？同样，只有找不着身体的人才去抒情，弱者的哭泣只能令人生厌。

让这些上半身的东西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只要下半身，它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

所谓下半身写作，指的是一种坚决的形而下状态。

所谓下半身写作，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注意，甚至是肉体而不是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异化了，污染了，已经不纯粹了。太多的人，他们没有肉体，只有一具绵软的文化躯体，他们没有作为动物性存在的下半身，只有一具可怜的叫作“人”的东西的上半身。而回到肉体，追求肉体的在场感，意味着让我们的体验返回到本质的、原初的、动物性的肉体体验中去。我们是一具具在场的肉体，肉体在进行，所以诗歌在进行，肉体在场，所以诗歌在场。仅此而已。

诗歌真的只到语言为止吗？不，语言的时代结束了，身体觉醒的时代开始了。

我们亮出了自己的下半身，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我们都这样了，我们还怕什么？

page 323

沈浩波《他妈的出租司机》，沈浩波著《一把好乳》，北京非官方出版物，2001年，第93-94页 [Original publication alternates left and right alignment; we have left-aligned throughout – MvC & WJH]

“他妈的老堵车，从琉璃厂到马家铺，
在洋桥堵了他妈的一个小时，今儿他妈的太不顺了”

“刚才下车那女的，他妈的有个膀肩儿，
这老娘们儿，我认识她，就他妈是国贸的”

“全他妈晚上出来，你看这些大货车，开他妈这么快，
你丫要抖在石家庄抖去，到我们北京抖他妈什么抖”

“我说你丫站十字路口干嘛呀，你他妈站哪儿不好，
大晚上的，添他妈什么乱呀”

“真他妈操性，这么个破桥，修了九个月还没完工，
净他妈坑老百姓，三环上的立交六个月都他妈好了。”

“你看那棵树了吗，树皮掉了一大块的那棵，前几天一他妈皇冠给撞上去了
你丫犯迷糊就歇会儿呀，这不是他妈找死吗”

“要真他妈死了倒也犯不着心疼这车了，
中轴都他妈断了，这小子得花不少钱”

“这路说是要修，到现在都没动静
真他妈麻烦，瞧他们办这么点事情”

“你他妈就住马家铺啊？哎哟，您可真会找地方
整个一杂草丛生呀，你他妈怎么找的”

page 324

沈浩波《黄四的理想》，沈浩波著《一把好乳》，北京非官方出版物，2001年，第59-60页 [Original publication alternates left and right alignment; we have left-aligned throughout – MvC & WJH]

我和黄四
在他家的阳台上
喝啤酒
掷色子
黄四的手气
特别好

就像他
这几年的财运
黄四朝掌心
吹了口气说
如果是个豹子
我今年
就会实现
第一个理想
买一辆凯迪拉克
穿过天安门广场
他又吹了一口气
如果下一把
还是一个豹子
我就要实现
第 2 个理想
我要花 100 万
或者 200 万
把我们当年的班主任
就是那个
叫徐春萍的
半老徐娘
包上两个月
我要剥光她的衣裳
一边捏着她
干瘪的乳房
一边让她
给我讲
马列主义思想

pages 326-329

沈浩波《淋病将至》，沈浩波著《一把好乳》，北京非官方，2001 年第 155-159 页 [Original publication alternates left and right alignment; we have left-aligned throughout – *MvC & WJH*]

“方舟书店”不开了，“开心乐园”不搞了
咬牙买下的贝司被老爸砸了，一起混的发小已经学会挣钱了
艺术青年们无家可归了
都站到大街上淋雨了

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
淋着淋着
就淋成淋病了

世贸中心倒掉了，五角大楼炸掉了
自由女神被忘掉了，老美们看见外国人眼睛都绿了
怀揣绿卡的人们无家可归了
都站到大街上淋雨了
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
淋着淋着
就淋成淋病了

眼看国庆要到了，天安门又要戒严了
胡同里的保安揣上电棍了，街心公园里不准乱搞了
逃避遣返的民工无家可归了
都站到大街上淋雨了
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
淋着淋着
就淋成淋病了

发黄的颧骨越来越高了，眼影下的皱纹越来越碎了
紧身的弹力裤实在太土了，巴士上的小青年不忍心碰你们的屁股了
被北京的风沙卷走容貌的黄脸婆们无家可归了
都站到大街上淋雨了
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
淋着淋着
就淋成淋病了

眼屎越积越厚了，堕胎已经两回了
小敏小丫小兰还有玛丽你们太傻了，成年的男人不是东西你们现在知道了
兜里只剩一包“都宝”的小女孩无家可归了
都站到大街上淋雨了
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
淋着淋着
就淋成淋病了

北风砸得窗玻璃哐哐做响了，小白杨冻得是哆里哆嗦了
穿棉猴的老爷们缩着脖子了，涂脂抹粉的大妈大婶儿没地儿乱扭了

喜欢穿着长裙漫步后海的怀旧的小娘们无家可归了
都站在大街上淋雨了
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
淋着淋着
就淋成淋病了

20岁你就发胖了，30岁割去胆囊了
40岁跟小姑娘做一次你就气喘吁吁了，50岁你丫暴死街头了
挥霍年华就像挥霍酒精的傻逼们无家可归了
都站到大街上淋雨了
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
淋着淋着
就淋成淋病了

北京的鸡婆发话了，俺们这沓晃不比你们外地了
打一炮起码300了，要有美刀那就更好了
外省来的副科长们无家可归了
都站到大街上淋雨了
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
淋着淋着
就淋成淋病了

女儿都送哈佛了，富爸爸都开大奔了
站在四环可以望见五环了，开着奥迪直接就奔奥运了
祖国和人民达成共识了，穷人和艺术家有碍市容了
把他们统统赶到大街上淋雨了
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
淋着淋着
就淋成淋病了

谁说年华容易度过了，谁说馒头可以阻止饥饿了
马路牙子上蹲着的是人不是恶狗了，为什么立交桥下面到处都是沟壑了
写着写着我已经快要写高了，有点伤感你们说我是矫揉造作了
把像我这样的杂种统统赶到大街上淋雨了
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
淋着淋着
就淋成淋病了

那天遇上一个女的名叫曹艳了，喝得有点飘了她给我

唱了一段越剧名叫《断桥》了
什么叫做眼波流转如今我算知道了，兰花般的指尖划过夜色了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吻过之后什么都没了，拿起拎包转身我就下楼了
有多少像我这样衣着单薄的光头佬半夜时分跑到街头淋雨了
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
淋着淋着
就淋成淋病了

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
淋着淋着
就淋成淋病了
淋着淋着
就淋成淋病了
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淋啊
淋着淋着
就淋成淋病了
淋着淋着
就淋成淋病了
就淋成淋病了
就淋成淋病了
就淋成淋病了
就淋成淋病了
就淋成淋病了

.....

Chapter 10 Not at Face Value: Xi Chuan's explicit Poetics

page 348

西川《艺术自释》，徐敬亚等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 1986-1988》，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61页

诗人既是上帝又是魔鬼。

page 349

西川《诗歌炼金术》，《诗探索》1994年第2辑，第72页

诗人既不是平民也不是贵族，诗人是知识分子，是思想的人。
诗人是劳动者。

page 349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3页

诗人既不是平民也不是贵族，而是感受思想和表达的人。
诗人是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是另类的劳动者。

page 349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7页

诗人应该尽量避免给诗歌下定义。

page 349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6页

强力诗人点铁成金。

page 349

西川《关于诗学中的九个问题》，《山花》1995年第12期，第63页

更有甚者，有人竟宣称自己不写诗但却是诗人。

page 349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3页

在诗歌写作中，别在乎你的诗人身份。

page 350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5页

灵感即是发现。穿透性的发现。

page 350

西川《关于诗学中的九个问题》，《山花》1995年第12期，第66页

既然问题是神秘的，那么我们最好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来回答。

page 350

西川《关于诗学中的九个问题》，《山花》1995年第12期，第66页

有人猜他是上帝，有人猜他是魔鬼，有人猜他是死神，而我宁肯猜他是诗神。

这个神秘的、有点咄咄逼人的家伙，与我们所知奥林匹斯山上的九位缪斯女神不一样。那些无所事事，又端庄又大方，又智慧又心灵手巧的姑娘们，专门给风流才子打扇子。而真正迫使我们写作的却是这个身份不明的人。他代表着宇宙万物、历史、人类和我们个人身上那股盲目的力量，那股死亡和生长的力量，那股歌唱和沉默的力量。他遮住他的面孔，出现在我们身旁，搞得我们六神无主，手足无措。为了安静下来，我们只有摊开稿纸。

page 351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6页

……把自然和人生当做写作的参考系。

page 351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4页

作为写作资源的知识在写作中被改造。

page 351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3页

在文化传承方面，人们太看重诗人（诗歌）与诗人（诗歌）的关系，而忽略了诗人（诗歌）与非诗人（非诗歌）的关系。

page 351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4-225页

首先要热爱生活，其次要蔑视生活。热爱生活使诗歌丰富，蔑视生活使诗歌精炼。

page 351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7页

不存在孤立于神话、历史和存在的诗歌，就像不存在孤立于神话、历史和存在的语言。

page 351

西川《在路上》，《作家》1997年第4期，第69页

文学虽不必反映生活，即一定源于生活。

page 351

西川《关于诗学中的九个问题》，《山花》1995年第12期，第64页

切入生活，触及事物。

page 351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5页

纯洁的诗歌拒绝，人道的诗歌包容。

page 352

西川《诗歌炼金术（修订版）》，西川著《水渍》，第226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诗歌语言不是日常语言，即使诗人使用日常语言，也不是在日常语言的意义上使用。

page 352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6页

让语言与自然较量，让语言与人生较量……

page 352

西川《诗歌炼金术》，《诗探索》1994年第2辑，第74页

诗歌绝不向任何非诗的势力低头。

page 352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8页

……这是对于写作独立性的确认。

page 353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4页

把无知尊为权力是最大的无知。

page 353

西川《艺术自释》，徐敬亚等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 1986-1988》，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62页

……追求结构、声音、意象上的完美。

page 353

西川《艺术自释》，徐敬亚等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 1986-1988》，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61页

诗歌内部结构、技巧完善的程度。

page 353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6页

诗歌的形式即是它的音乐。

page 353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6页

诗意的一种：语言在高潮中所获得的狂喜的音响效果。

page 353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6页

诗歌的外在形式可以被反复使用，而每一首诗的内在形式只能被使用一次。

page 354

西川《艺术自释》，徐敬亚等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 1986-1988》，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62页

请让我有所节制。

page 354

西川《关于诗学中的九个问题》，《山花》1995年第12期，第63页

我不相信那种没有经过训练的诗歌写作。……但是在中国，在“诗言志”的误导之下，很多人以为只要言志便是好诗，只要有激情就能当诗人……诗歌写作必须经过训练，它首先是一门技艺，其次是一门艺术。……我从不相信“李白斗酒诗百篇”，我从不相信诗人出自诗意的生活方式。

page 354

西川《诗歌炼金术（修订版）》，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5页

必须培养想象的激情，但不应宣泄激情，而应塑造激情。

page 354

西川《关于诗学中的九个问题》，《山花》1995年第12期，第64页

它反对创造力、想像力、反讽、隐喻、实验精神、怀疑精神，它反对写作的难度。

pages 354-355

西川《艺术自释》，徐敬亚等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 1986-1988》，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61页

面对诗歌一如面对宗教。

诗歌在三种层次上出现等级之差：一机智、二智慧、三真理。但我所谓的真理是一种猜测，它源于智慧的思维方式和机智的表达。

page 355

西川《艺术自释》，徐敬亚等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 1986-1988》，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61页

……诗歌向永恒真理靠近的程度。

page 355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5页

可以被归结为态度的东西——诸如愤怒、敬仰、赞美、蔑视等——都不是诗歌的力量所在。

page 355

西川《诗歌炼金术》，《诗探索》1994年第2辑，第73页

让女人去表达她们的情绪，让男人去表达他们的智慧。

page 355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5页

就诗歌语言来讲，诗歌分三种：歌唱性的诗歌、戏剧性的诗歌、叙述性的诗歌。能够综合此三种诗歌的人堪称集大成者。

page 356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5页

别宣布你已抵达“真实”；“真实”是诗人的理论噩梦。

page 356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4页

“我”的构成：“外在我”与“内在我”。

“内在我”的构成：“逻辑我”、“经验我”与“梦我”。

不可避免的自相矛盾。

page 356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4页

诗人相信启示和秘传真理。与其说诗人需要哲学和宗教，不如说他需要伪哲学和伪宗教。

page 356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4页

伪哲学发现思维的裂缝，伪宗教指向信仰的审美价值。

page 357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6页

在最好的状态，诗人胡说八道都是好诗。

page 357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5页

允许说废话。

page 357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4页

诗歌是飞翔的动物。

page 357

西川《与弗莱德·华交谈一下午》，西川著《让蒙面人说话》，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284页

鸟是我钟爱的动物。我想我凭肉眼能够看到的最高处的动物就是飞鸟。大地上走着巨兽，而大地的上空有鸟类飞行。我看不到的星星飞鸟能够看到，我看不到的上帝飞鸟能够看到。因此，飞鸟是我与星辰、宇宙、上帝之间的中介。

page 358

西川《诗歌炼金术》，《诗探索》1994年第2辑，第74页

我一直在试图描写海市蜃楼。

page 358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8页

我曾努力眺望海市蜃楼。我曾试图穿越乌托邦。我曾试图进入巴别塔。

page 358

西川《在第三届爱文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答谢辞》，西川著《水渍》，第221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我曾试图像个瞎子一样描述海市蜃楼，像个旅行者一样穿越乌托邦，像个侦探一样进入巴别塔。

page 358

西川《艺术自释》，徐敬亚等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 1986-1988》，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62页

我反对当代中国诗坛上的假圣人的面孔，故弄玄虚的伪真理。

page 359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5页

只有不真诚的人才需要谈论真诚，别让真诚伤害了诗歌。

page 359

西川《艺术自释》，徐敬亚等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 1986-1988》，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61页

……我所谓的真理是一种猜测。

page 359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4页

没有秘密的文学不能传之久远。

page 359

西川《诗歌炼金术》，西川著《水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4页

在信仰与迷信之间，诗人是炼金术士。

page 367

于坚、韩东《在太原的谈话》，《作家》1988年第4期，第77页

只有当诗歌不是选择时尚或文化或哲学或历史或西方东方等等，而只选择诗人自己。

page 367

韩东《关于诗歌的两千字》，《广西文学》1997年第9期，第54页

诗早在诗人们出现以前就已产生，它先于诗人而存在，但并不急于降临人间。诗歌选择诗人，并通过诗人而出生，诗人不过是诗歌的生产渠道。经过生产镇痛的诗人们误以为是他们创造了诗歌，并试图将这一生殖的后果据为己有，就像人类的父母对其子女的当然拥有。子女并非由父母所生，灵魂、预定的形象以及生产的程序皆来自上天，归究于神秘。父母不过是流水线上作业的普通工人，他不是设计师、机械师或老板，机械而被动地工作着，这是他作为一名工人基本的品质。……利用或运用诗歌以达到个人的成就是可鄙的行为，认为诗歌乃是个人自私的营造是心理上的下流。……真正伟大的诗歌不属于任何人，他只是借助诗人和他的名字下降于具体的时代，这真是一件无可比拟的荣耀之事，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

pages 367-368

韩东《关于诗歌的两千字》，《广西文学》1997年第9期，第54页

任何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傲慢自得、自以为是之辈皆与诗歌无缘……那些犹豫不决、营营苟苟、投机钻营和心神不定的人更是如此，诗歌绝不会像一片树叶飘落在他那躲闪的头顶上。作为一个诗人，我们需要集中精力，毫不怠懈，其次需要腾空自己，像腾空一个房间，不抱任何成见。……至于诗歌是否降临那是它的事，是神秘而高远的事，我们只是希望成为有幸者，用血肉之躯承接它箭矢般的光芒。

page 368

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第125页

贫穷的中国，在精神上居然产生了这样一批俗不可耐的贵族。可笑？可悲！那些质朴的东西哪里去了！那些本源的东西哪里去了！怎样解释民间和原始的东西具有经久不衰的巨大的艺术魅力？怎样解释“归真返朴”？

page 368

韩东、刘立杆、朱文《韩东采访录》，《他们》第7期，1994年，第114页

诗人的品质，诗人的可能性，他开始就包含的那种因素，那种神秘的东西肯定是天然的。我们的努力就是使这些东西尽可能地释放出来。

page 369

《青春诗话·于坚》，《诗刊》1986年第11期，第31页

诗最重要的是语感。……语感不是抽象的形式，而是灌注着诗人内心生命节奏的有意味的形式。……

语感不是靠寻找或修炼或更新观念可以得到的。它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它是只属于真正的诗人的东西。

page 369

韩东《三个世俗角色之后》，《百家》1989年第4期，第20页

诗人不是作为某个历史时刻的人而存在着，他是上帝或神的使者。……他和大地的联系不是横方向的，而是纵的，自上而下，由天堂到人间到地狱，然后返回。……他的障碍是肉体的障碍，因为他食人间烟火。但他真实的目的是非肉体的。

诗人永远象上帝那样无中生有，热爱虚幻的事物，面对无穷无尽的未来和未知。所不同的只是：上帝创造世界只用了六天（第七天休息），而诗人将用一生的时间写完一本诗集，发扬他不可多得的神性。

page 369

于坚《诗歌精神的重建》，《滇池》1989年第6期，第63-64页

诗人不再是上帝、牧师人格典范一类的角色，他是读者的朋友……他不指令，他只是表现自己生命最真实的体验。

page 370

于坚《棕皮手记·诗人何为》，于坚著《棕皮手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237-238页

在世界看来，诗人永远承担着精神救赎这种角色。我并不否认，在今天，总体话语以及它所建构的价值网络濒于崩溃的时代，需要有新的神，来引领我们。

伟大的健康的诗歌将引领我们，逃离乌托邦的精神地狱，健康、自由地回到人的“现场”“当下”“手边”。

page 371

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代序）》，杨克编《1998 中国新诗年鉴》，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年，代序第 13 页

难道还有比诗人写作更高的写作活动么？诗人写作乃是一切写作之上的写作。诗人写作是神性的写作，而不是知识的写作。

page 371

韩东《关于诗歌的十条格言或语录》，《他们》第 9 期，1995 年，第 85 页

诗歌的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它是天空中飘渺的事物。由于写作者的等待和渴望而产生重力，降于人间。诗歌不是向下的挖掘，它不是煤。写作者不是劳动者，他必须放弃用力的姿态。

pages 371-372

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代序）》，杨克编《1998 中国新诗年鉴》，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年，代序第 10-11，14 页

前几天，我在昆明武成路附近的一个废墟中拾到一扇木头雕刻的窗子。当时周围有些人看见我把一扇烂窗子绑到单车上，非常不屑，可能以为我要拿回去当柴烧。这扇窗子由于长时间的烟熏，已经一片漆黑。第二天中午，我在阳光下清洗这个窗子……这个被黑烟的积淀层遮蔽着的窗子终于呈现了出来，我才发现这扇窗子不仅有格子，格子之间还雕着几朵花……这时候我忽然听见了从前创作这个窗子的那个木匠的凿子凿响木头的声音，我看见花一朵朵从他的手心间开放出来。我当时的心情，相信与从前那个木匠是一样的。这是一种造物的心情，一种除去了遮蔽之物，看见了世界之本真的心情。一块木头，在别人看来只是木头，只是窗子或许甚至只是烧柴，但在诗人看来，却是花园。这就是诗人，这就是诗歌。

……

诗人写作是谦卑而中庸的……

page 372

于坚《从隐喻后退——一种作为方法的诗歌》，《作家》1997 年第 3 期，第 72 页

诗人不是才子，不是所谓的精神王者，也不是什么背负十字架的苦难承受者。诗人是作坊中的工匠，专业的语言操作者。

具体的写作行为拒绝传统写作中的神秘主义写作（在中国，有许多诗人声称，他们要在秋天或月光下才能写作）倾向……

page 373

韩东、刘立杆、朱文《韩东采访录》，《他们》第7期，1994年，第119页

我诗歌的基本语言就是现代口语。……自然，我的语言不能说是和日常会话等同的。但口语显然是我的一个源泉。……如果是书面的近亲繁殖，我们的语言势必将越来越丧失应用的价值，越来越萎缩、无趣，趋于消亡。……

pages 373-374

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诗探索》1998年第1期，第1页

尤其在南方，普通话可能有效地进入了书面语，但它从未彻底地进入过口语，方言总是能有效地消解普通话，这甚至成了人们的一种日常的语言游戏。……普通话把汉语的某一部分变硬了，而汉语的柔软的一面却通过口语得以保持。这是同一个舌头的两类状态，硬与软，紧张与松弛，窄与宽……

page 375

于坚、朱文《对二十五个问题的回答》，《他们》第7期，1994年，第129页

成熟的诗人不为语言的魔力所左右，他清醒、冷静、理性地控制这种魔力，他的方式是在解构语言中建构语言。

page 375

于坚《从隐喻后退——作为方法的诗歌》，《作家》1997年第3期，第71-72页

诗是一种消灭隐喻的语言游戏。

诗是语言的解剖学。

拒绝隐喻，就是对母语隐喻霸权的拒绝，对总体话语的拒绝。拒绝它强迫你接受的隐喻系统，诗人在应当在对母语的天赋权力的怀疑和反抗中写作。写作是对隐喻垃圾的处理清除。

作为一个主观的、虚构的世界，诗所提供的语言现实就是，消除想象的方法，消除幻觉和罗曼蒂克的方法、消除乌托邦和恶之美学的方法。

从诗歌的根本的写作向度上看，有两类，一类是词根为“前进”的诗歌；一类是词根为“后退”的诗歌。

page 376

韩东《关于诗歌的十条格言或语录》，《他们》第9期，1995年，第85页

诗歌与学识无关，它是天真未泯人的事。写作者和阅读者靠天真而非学识沟通。一个好的写作者并不比一个好的阅读者比诗更有发言权，……一个好的阅读者肯定优于一个较次的写作者。

page 376

于坚、朱文《对二十五个问题的回答》，《他们》第7期，1994年，第129页

成熟的诗人决不针对他同时代的读者或诗人写作，他无视这些人，他只为语言写作，他强迫读者接受他的说法，这种强迫是“抚摸”式的。

page 376

《青春诗话·韩东》，《诗刊》1986年第11期，第31页

在诗人的潜意识深处，有一个由他所置身的社会，时代的政治、文化、宗教、家族遗传、历史、审美价值、人生阅历的影响形成的活的积淀层。……诗人只要把直觉到的组合成有意味的形式，成为语感，他的生命就得到了表现。

page 377

于坚、韩东《在太原的谈话》，《作家》1988年第4期，第75页

诗人的人生观、社会意识……，都会自然地在诗人的语言中显露出来。

page 377

《青春诗话·韩东》，《诗刊》1986年第11期，第29页

从一首真正好的诗里我们可以看见作者的灵魂、他的生活方式和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page 377

《青春诗话·韩东》，《诗刊》1986年第11期，第29页

但这一切必须溶汇于诗歌之中，而不仅是通过诗歌的形式来表达的。

page 377

韩东《奇迹和根据》，《诗刊》1988年第3期，第51页

诗歌不为某种文化的完善而成立……诗歌有其更深远的目的，这就是赋予世界以形式。对诗歌形式的解释也许需要文化的帮助。也可能这种解释只存在于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那个单位中。但解释不能替代形式。……诗歌作为形式存在的超越性和独立

无依。它直接和人类的心灵有关，是心灵的活动和需要。……它是人类和世界情感关系的有形存在。

pages 377-378

于坚、韩东《在太原的谈话》，《作家》1988年第4期，第76页

读一首真正好的诗你会感到那种心灵的亲近，这种亲近不仅是有了共鸣……你用你的灵魂感受到了另一个灵魂的真实，是活的灵魂。诗歌不表达什么，它本身就是一个人的灵魂，就是生命。即使表达也只是以这唯一的形式来表达的。……诗歌的美感完全是由个人的生命灌输给它的，又是由另一个具体的生命感受到的。除此之外，诗歌毫无意义，我不能设想那种没有生命迹象同时又具审美价值的诗歌。

pages 378-379

韩东《三个世俗角色之后》，《百家》1989年第4期，第18-19页

在一个政治化的国度里，一切都可以从政治角度加以理解。而艺术范围内的变化往往是不为人知的。大家没有这个兴趣，也没有这个精力。所以了解中国事务的中国人或外国人都认为中国没有艺术……

北岛的成功就是这样被人们曲解的。北岛本人也承认自己的成功多半是由于政治上的压力。后来他利用这一点让我们感到失望。但作为一个人生存和不懈的努力无论如何是被允许的。……

北岛并没有利用中国人，但他利用了外国人，其实质是一样的。

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也没有这种愿望。西方人至今对中国的要求仍然是殖民主义的，在精神领域，这么说一点也不过分。中国人仍被当成稀有的文化动物，在一块古老的土地上生存供观赏之用。这就是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全部概念。

中国人只能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否则就是不本份。而人的立场被西方垄断着。

就这样，中国人做人的权利被剥夺了。如果你不满足于做一个低级动物的话，那么好，你可以做一个富于神秘色彩的文化动物，这就是中国人。阿城就是这样取得西方人的信任的。……

当我们摆脱了卓越的政治动物和神秘的文化动物两个角色之后，我们就来到了艺术创造的前沿。这里还有另一个陷阱，这就是深刻的历史动物。

pages 379-380

韩东、刘立杆、朱文《韩东采访录》，《他们》第7期，1994年，第115页

首先，由我国的政治生活所决定。一个诗人如果他不是循规蹈矩的，他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就会为外界不理解，被同行所嫉妒，……我国政治生活的一大特点，就是安定团结为好。任何异己的、反常的、突出的和叛逆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政治秩序而言都是一种威胁。因此说，我们的诗歌要想不流于大众化，还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个性，甚至还有病态的挥之不去的东西要表达，要求得到传扬、扩散，当然会引起一阵骚动。……这种标新立异的先锋文学与政治的冲突本来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一件事……一是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坚持个人化的艺术追求的确会碰到一些问题……面临的阻力或压力会变得很强大，甚至很致命。

page 380

韩东《〈他们〉，人和事》，《今天》1992年第2期，第199-200页

在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里诗人的拒绝姿态和孤独面孔尤为重要，他必须回到一个人的写作。任何审时度势、急功好利的行为和想法都会损害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品质。他是不合时宜的、没有根据的，并且永不适应。他的事业是上帝的事业，无中生有又毫无用处。他得不到支持，没有人响应，或者这些都实际与他无关。他必须理解。他的写作是为灵魂的、艺术的、绝对的，仅此而已。他必须自珍自爱。

page 380

韩东、刘立杆、朱文《韩东采访录》，《他们》第七期，1994年，第115页

诗人与读者的关系应该是诗与读者的关系。不需要读者出场。读者阅读你的诗歌也没有必要知道你的生活，知道你诗之外的所作所为。当一个诗人对诗人与读者的关系孜孜以求时，我觉得他是在谋求不可能达到的明星的地位。

page 381

于坚《诗人及其命运》，《大家》1999年第4期，第83页

诗人是具有魅力的人。我青年时代漫游云南，到过不少部落。我发现云南大地上那些部落中的巫师，总是一个部落的灵魂、历史、母语所在，但这个灵魂是在日常生活之外，只是在节日或庆典中才发生功能，唤起人们的记忆、耻辱、尊严、感激和畏惧。和古代不同的是，古代的巫师只是通灵活动的组织者，通灵者是部落所有的人。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巫师在部落中要么至高无上，要么被遗忘。在云南我见过不少巫师，他们无不是部落中最贫穷最孤独的人。这是诗人的命运，这是诗人自己无法选择的命运。

page 381

于坚《诗人及其命运》，《大家》1999年第4期，第83页

真正的诗人应当反抗诗人在我们时代的命运。上升使诗丧失了存在的价值。拒绝上升，诗人应当坠落。坠落，一个需要重量的动词，坠落比上升更困难。

page 382

于坚《诗人及其命运》，《大家》1999年第4期，第83页

诗歌应该对于人生是有用的。无用之用，就是诗歌之用。

page 383

于坚、朱文《对二十五个问题的回答》，《他们》第7期，1994年，第129页

中国传统是把写诗看成抒情言志的日常卡拉 OK，人们不会轻易地去从事舞蹈、作曲、绘画、写小说这些艺术，却人人敢于写诗……千年诗国，诗已不是专业艺术，而从领袖到老百姓都“喜闻乐用”的日常泻药，在中国，凡读过书的人，很少有不在年轻时写过一两首诗的。

page 383

于坚《正在眼前的事物》，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2页

诗人不是大众的讥讽对象，也不是大众的卡拉 OK，更不是胁肩谄笑于御前的侍者，而是倍受尊崇的古老而新鲜的智慧。

pages 383-384

韩东、刘立杆、朱文《韩东采访录》，《他们》第7期，1994年，第122页

这种商业化的大背景是应该给予否定的。……古老的艺术家们一开始就是站在与此对立的立场上的，如今他们成了不合时宜的一小撮。并非像有人声称的那样：商业化有什么不好？商业化使本来就不适合写作的人都去经商了，而真正坚持下来的都将被证明是天生的艺术家。……这完全是一种合理化的解释。……如果一个诗人既有强烈的金钱欲望，又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在今天的背景下金钱的欲望当然会损害他的写作。从各方面说，商业化无疑是写作的一个障碍。企图对此进行合理化解解释的人居心何在呢？在商业化的压力下，写作者的精力分散是一个问题。同时，作品的实现也会被艺术以外的法则所左右。你没有读者，作品不能变成金钱，就没有价值。……有很多人对此进行佐证，说在西方国家所有的艺术行为都是和商业有关的，都是在商业化的系统内得以实现的，因此中国的商业化进程对于诗人也是没有坏处

的，是合理和必要的。在西方一种很普遍的东西，就是不可怀疑的。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真难以相信，诗人们对历史价值的判断和政治家们竟如此一致。

page 384

于坚、朱文《对二十五个问题的回答》，《他们》第7期，1994年，第134页

商业化征服不了诗歌，它会征服大批“才子”，真正的诗歌只有在商业化的社会中才会幸存。

page 384

韩东、朱文《古闸笔谈》，《作家》1993年第4期，第71页

每一个作者都得从阅读开始。那么在今天，具有权威和说服力的自然是翻译作品。我们都深感无传统可依，伟大的中国古典文学或文字传统似乎已经作废……事实上我们已经成了文学传统的孤儿。

为了寻求安慰，大家不约而同地转向西方。怎样把自己嫁接到西方文学传统之上成了今天很多诗人的努力方向，为了使自己变得坚强有力，也为了“走向世界”。可惜的是，这一努力只能通过翻译作品间接达到。在文字上，我们向翻译作品学习，然后模仿写作类似的东西。然后，还须再次翻译成英文或其他文字向西方推行，占领“国际市场”……且不说他们把西方文学传统偷换成人类文学传统的狡诈，而且功利性十足地（也是毫无理由地）认为西方文学传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

page 384-385

韩东《从我的阅读开始》，万之编《沟通：面对世界的中国文学》，瑞典乌拉夫·帕尔梅国际中心，1997年，第35页

在我所读的文学作品中，西方作家的作品占了很大的比例。……因此有人称我们这代作家是“喝狼奶长大的”。……但在讨论中却缺乏实际意义，并且有可能把面临的问题引向歧途。

page 385

于坚、朱文《对二十五个问题的回答》，《他们》第7期，1994年，第133页

恐怕没有布罗茨基那种意义上的流亡文学，汉语诗人到了英语国家，必然是自成小圈子，自我欣赏……流亡诗人除了“流亡”二字令西方人肃然外，恐怕很少有人想得起来他们是诗人，流亡，在中国诗人，大多是逃避存在……布罗茨基是不想走被强迫赶走的，这些流亡诗人恰恰相反，以流亡欧美为荣，争先恐后，何不流亡越南、缅甸、突尼斯？以流亡而自豪，骨子里是殖民地文化人心态。

page 387

于坚、陶乃侃《抱着一块石头沉到底》，《湖南文学》1999年第7期，第80页

英语对并非其母语的人来讲是二流语言，但它已居世界语的位置，世界的普通话，正在导致世界交流工具的模式化、标准化，变成一种电脑语言，每个人都能使用的语言。我觉得今天的汉语仍然保持着它古代就具有诗性，……它不是像英语那种人们普遍可以掌握的语言，汉语是一种更古老的智慧，它自产生就是一种诗性的语言，掌握汉语要有灵性，我觉得汉语本身就是对世界一体化、物质化的一种挑战。

pages 387-388

于坚、陶乃侃《抱着一块石头沉到底》，《湖南文学》1999年第7期，第80页

在英语现代化的终端则是“克隆”，经济复制、文化复制、现代化的复制，这个世界不正在这样搞么？最终就是人被复制。但是汉语由于它的独特性、区域性，由于它具有五千年历史的诗性，它不可能成为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工具。汉语是……能传达与西方逻辑不同的世界观的语言……能成为引领人类文明的另一种方向的语言。英语通向电脑，汉语则通向人……当英语带领人们朝现代化方面前进，使人变成物质的奴隶时，汉语却使人保持人与大自然、古代文明传统和万物有灵的旧世界的联系。

page 388

于坚、谢有顺《真正的写作都是后退的》，《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第32页

别人创造，你来共享。一个崇拜耐克牌商标上的勾子的中学生或者一个梦想把孙子送到美国去留学的卖肉的老太婆这么想、一个商人或外贸部官员这么想，倒也未可厚非，问题是，今天中国那些用汉语写诗的也这么想……有大学诗歌教授甚至已经宣布，汉语诗歌要入关，标准是掌握在发达国家的汉学家那里了……我的愤怒是诗人的愤怒，如果民族主义在这个国家已经遭到所有知识分子的唾弃，那么诗人应该是最后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是母语的守护者和创造者啊。我是一个母语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在此意义上，我永远拒绝所谓的“国际写作”。

page 389

于坚、陶乃侃《抱着一块石头沉到底》，《湖南文学》1999年第7期，第80页

从我出国的感受来看，西方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社会，人们生活在一种养尊处优的状态中。早期现代化给人带来的忧虑日益减少，他们的诗在表现人生和人性上能使我

激动的很少，游戏之作较多。我以为西方的本世纪的好诗恐怕在六十年代以前就被写完了，现在世界杰出的诗人作家几乎都来自边缘，爱尔兰、俄国、捷克、波兰、拉美……当代中国诗歌其实是非常优秀的，只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中国近几十年的社会情况和历史记忆都与西方不同，还是一个尚未完工、因而充满创造活力和种种可能性的社会。中国诗人经历了文革那种恐怖的极权时期，对人性有更深刻的感受。

page 389

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代序）》，杨克编《1998中国新诗年鉴》，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代序第16页

我以为本世纪最后二十年间，世界最优秀的诗人是置身在汉语中。我们对此保持沉默、秘而不宣。

page 390

汪继芳著《“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第264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同见于韩东《我的文学宣言》，《文友》1998年第9期，第15页。

除非将当代文学降低到汉语拼音的水准，否则汉学家的权威便是令人可笑之事。当然他们能促成某些事情。但他们因为幼稚而损坏的方面更多更深重。汉学家是一伙添乱的人。

page 390

韩东、常立《关于“他们”及其它：韩东访谈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e548220100sfww.html，2014年9月29日访问

……到国外去参加笔会，或者去做住校诗人……

page 390, note 57

韩东、常立《关于“他们”及其它——韩东访谈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e548220100sfww.html，2014年9月29日访问

“比较被冷落”

page 390

韩东《关于诗歌的十条格言与语录》，《他们》第9期，1995年，第85-86页

现代汉语的外延大于古代汉语。古代汉语活在现代汉语中，而不是相反。现代诗歌之于古代诗歌并不是一个强大帝国衰落后遗留下来的没落王孙。古代诗歌之于现代

诗歌不过是它值得荣耀的发端。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史学观。西方汉学家们总是乐于赞同前者，而我们又总是乐于赞同汉学家。这是双重的被动、误解和屈辱。

page 391

于坚、朱文《对二十五个问题的回答》，《他们》第7期，1994年，第125-126页

当我把沉浸于诗歌深处的脑袋偶尔浮出诗坛的水面看见有那么多漂浮物、垃圾在喧嚣之际，我确实无法不愤怒，在中国诗界，尤其是在所谓先锋派的圈子里，我时常有被强迫在公共厕所中占一个蹲位的感受，你一方面要写作，一方面又得向一大堆垃圾证实你的价值……当你总是听到很有诗歌才华的某某，最近靠剪刀浆糊剪贴性知识出书，并换了五百元一双的皮鞋了……听到某位……诗人，跑到某国洗盘子去了，心中总是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似乎在这个国家，从没有人把诗真正当作一回事……诗人在今天已成为这样一种形象：闲人，大谈文化，怀才不遇，郁郁寡欢，苍白修长，自杀，用斧子砍人……我作为诗人，经常被幼稚、糊涂、不明真相的读者将我与这一形象混为一谈。

page 391

韩东、马铃薯兄弟《访问韩东》，《中国诗人》2004年第1期，第100页

坚持“知识分子”身份的那些人表现出的做作、浮夸、自我感动以及伪善让我本能反感。我以为最大的恶不是恶本身，而是伪善。

page 392

《韩东访谈》，杨黎《灿烂：第三代人的写作和生活》，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4-309页

这种东西根本就不用看了。……就是看到这个人很牛逼。……于坚在以知识分子的方式反驳知识分子。……他已经丧失了自己的语言。他要证明他自己比西川更博古通今，更有文化。谈起诗歌来也是什么唐诗宋词。……同时在美学的这个方向，他也转向，他也要证明他比对方更有文化更有胸襟，做得更大。本质上是一个叛徒，自鸣得意。他也加入了这个秩序……我觉得他的诗歌在九十年代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的趋向就是知识分子。

page 393

于坚《于坚自述》，唐晓渡、王家新编《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53页

我属于“站在餐桌旁的一代”。上帝为我安排了一种局外人的遭遇，我习惯于被时代和有经历的人们所忽视。毫无办法，这是与生俱来的，对于文学，局外人也许是造就大师的重要因素。使他对人生永远有某种距离，可以观照。

page 393

于坚、谢有顺《真正的写作都是后退的》，《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第31页

有时令我丧失写作欲望的问题是，值得为这个视诗人为傻B的时代如此严肃认真地写作么？许多朋友觉悟了，聪明起来，再也不当傻B。我是最后的不可救药的诗人，我是为过去写作的。

page 393

于坚著《诗集与图像 2000-2002》，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9页

在昆明，我其实就是一个人，没有任何人围着我，我极少和文学界来往，我的朋友搞文学的极少，……在中国诗歌界，我不也是越来越孤独么，左派动不动要把我批判一下，最近华夏诗报还有文章说我是“诗歌的敌人”。“知识分子写作”也在骂我，我可能最终还要得罪年轻人。

page 393

于坚、金小凤《于坚访谈》，《诗参考》总第十九·二十期合刊，2002年，第214页

我不是制造景泰蓝的，我搞的是岩石的表面，那类的东西非常粗糙会伤害你。

page 394

于坚著《拒绝隐喻：棕皮手记·评论·访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0页

多少年来，我一直都住在翠湖北路的一个大院里，从未搬过，那个大院也从未改变。但门牌倒是变了五次，翠湖北路2号、翠湖北路1号、翠湖北路25号、翠湖东路3号，以致邮件也收不到了，就像一个人周围的人都变了，只有他没有变。于是昔日那些认识他的人再也找不到他了。

page 395

韩东《韩东论诗》，《诗歌报月刊》1998年第2期，第6页

在说起诗时，我习惯于说一些排斥性的概念，如诗不是什么，诗人不是什么。所有说诗是什么，诗人该怎么做的说法都是偏颇的。

page 395

韩东、常立《关于“他们”及其它——韩东访谈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e548220100sfww.html，2014年9月29日访问

……也没有理论上的表述。……这种一次性的话变成了真理就很可怕了。

Chapter 12

What Was All the Fuss About? The Popular-Intellectual Polemic

page 402

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行》，程光炜编《岁月的遗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导言第2页

我震惊于他这些诗作的沉痛，感觉不仅仅是他，也包括我们这代人灵魂深处所发生的惊人的变动。我预感到：八十年代结束了。抑或说，原来的知识、真理、经验，不再成为一种规定、指导、统驭诗人写作的“型构”，起码不再是一个准则。

page 402

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行》，程光炜编《岁月的遗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导言第17页

它要求写作者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

pages 402-403

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行》，程光炜编《岁月的遗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导言第15-16页

我尊重八十年代几位认真写作的诗人的劳动。……所谓的九十年代诗歌，……而是一个极其严格的艺术标准，是一个诗歌写作的道德问题。

pages 403-404

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行》，程光炜编《岁月的遗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导言第18页

有一种说法，由于中国传统诗歌没有为现代诗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审美空间，因此可以说，中国现代诗歌是在另一个审美空间即西方诗歌传统里成长和发展的。这种说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假设：人们只能在西方诗歌的口味中谈论九十年代诗歌。我丝毫不怀疑诗人赋予中国现代诗歌以伟大品质的真诚与责任，我怀疑的是，二难中的写作处境，是否就有利于现代诗歌合乎理性的发展。一方面，我们试图用庞德、艾略特、奥登、叶芝、米沃什、曼杰施塔姆，包括国际汉学家带有偏见的判断和随时变化的口味，建立现代汉诗实际等于虚拟的“传统”，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在对汉文化及其语言的刻骨铭心的理解上，我们则对这一建立在沙堆上的“传统”毫无信心。我们对所谓的“国际诗坛”抱有足够的警觉性，另一方面，我们却极其渴望得到它的承认，藉此获得一个什么是伟大诗人的标准。一方面，我们希望做冲锋陷阵的堂吉诃德，另一方面，即使前进一百步，我们最多不过是个那个优柔寡断的哈姆雷特。我们的教养、人格决定了，这不过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艺术演习。

pages 404-405

张曙光《岁月的遗照》，程光炜编《岁月的遗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我一次又一次看见你们，我青年时代的朋友
仍然活泼，乐观，开着近乎粗俗的玩笑
似乎岁月的魔法并没有施在你们的身上
或者从什么地方你们寻觅到不老的药方
而身后的那片树木、天空，也仍然保持着原来的
形状，没有一点儿改变，仿佛勇敢地抵御着时间
和时间带来的一切。哦，年轻的骑士们，我们
曾有过辉煌的时代，饮酒，追逐女人，或彻夜不眠
讨论一首诗或一篇小说。我们扮演过哈姆雷特
现在幻想着穿过荒原，寻找早已失落的圣杯
在校园黄昏的花坛前，追觅着艾略特寂寞的身影
那时我并不喜爱叶芝，也不了解洛厄尔或阿什贝利
当然也不认识你，只是每天在通向教室或食堂的小路上
看见你匆匆而过，神色庄重或忧郁
我曾为一个虚幻的影像发狂，欢呼着
春天，却被抛入更深的雪谷，直到心灵变得疲惫
那些老松鼠们有的死去，或牙齿脱落
只有偶尔发出气愤的尖叫，以证明它们的存在
我们已与父亲和解，或成了父亲，
或坠入生活更深的陷阱。而那一切真的存在
我们向往着的永远逝去的美好时光？或者
它们不过是一场幻梦，或我们在痛苦中进行的构想？
也许，我们只是些时间的见证，像这些旧照片
发黄、变脆，却包容着一些事件，人们
一度称之为历史，然而并不真实

page 406

沈浩波《谁在拿“九十年代”开涮》，《文友》1999年第1期，第20页

……我主要想提到的几个人名是我一贯就很不喜欢的所谓“著名”诗评家程光炜，是我曾经一度敬重过而现在对他的所作所为产生怀疑的北大教授洪子诚，是整天以“知识分子”自诩的高中生欧阳江河，是满嘴“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等洋名洋姓、满嘴“流放”、“沉痛”的王家新，是写了100首长着同样面孔的坏诗却正在试图建立他在90年代诗歌地位的孙文波，是满嘴优美词语却始终无法堆

砌成一首好诗的陈东东，是从任何方面来看都不值一提现在却装模作样暴得大名的肖开愚，以及等而下之的张曙光、臧棣、西渡之流。

page 406

沈浩波《谁在拿“九十年代”开涮》，《文友》1999年第1期，第21页

……我承认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写得不错，但也仅此而已了，在他的大部分诗作中，写得最好的永远是那些带有引号的句子（引用的是他人的诗句）！他永远在伦敦，在俄罗斯，他永远倾诉他的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卡夫卡，他就是不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他整天重复着“流放、流放、流放”，问题在于，谁流放你王家新啊！你不是北岛，不是多多，不是布罗茨基，你永远是谨小慎微的王家新，学着俄罗斯人戴大围巾的王家新！

page 410

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代序）》，杨克编《1998中国新诗年鉴》，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代序第16页

对于汉语诗人来说，英语乃是一种网络语言，克隆世界的普通话，它引导的是我们时代的经济活动。但诗歌需要汉语来引领。汉语的历史意识和天然的诗性特征，导致它乃是诗性语言，它有效地保存着人们对大地的记忆，保存着人类精神与古代世界的联系。我以为本世纪最后二十年间，世界最优秀的诗人是置身在汉语中。我们对此保持沉默、秘而不宣。

page 411

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代序）》，杨克编《1998中国新诗年鉴》，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代序第8页

“要求写作者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

page 411

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代序）》，杨克编《1998中国新诗年鉴》，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代序第8页

新潮诗歌批评的先天不足（在普通话的权威中建立的批评话语，缺乏独立的真知灼见）导致它只有向“知识分子”获取理论资源，最终丧失了批评的独立立场，堕落到与那些僵硬的“本本主义”的大学诗歌教授、诗歌评论家、中文系以及诗歌选本之类的诗歌权威差不多的水平。

page 412

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代序）》，杨克编《1998 中国新诗年鉴》，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年，代序第 17 页

最近二十年的汉语诗歌可以证明，那个梦想——重建汉语自从 1840 年以来几近丧失的尊严，使现代汉语重新获得汉语在历史上，在唐诗和宋词曾有过的那种光荣——并非梦想，而是一条伟大的道路。

page 413

徐江《一个人的论争》，《诗参考》总十四·十五期合刊，1999 年，第 97 页

作为一名汉语诗人，没生在李白、苏轼的年代，是我的悲哀。

page 413

徐江《一个人的论争》，《诗参考》总十四·十五期合刊，1999 年，第 97 页

本人有责任维护中国诗坛的清醒、清洁与公平，不能让一小撮酸文人既浪得了虚名又破坏了文学和汉语。

page 413

徐江《乌烟瘴气诗坛子》，《文友》1999 年第 3 期，第 6 页

90 年代的中国诗人都是些病恹恹的失语症患者，没一个能说出明白话！如果不是我自己在写诗，差点儿连我也相信他所提供的信息了：诗人都不是正常人！

page 413

徐江《乌烟瘴气诗坛子》，《文友》1999 年第 3 期，第 7 页

……缺乏自律——长发或秃头、流浪、演讲、朗诵、泡妞儿、蹭饭、奇谈怪论、狂妄自大等，一度是人们对诗人的认知标签。

page 414

徐江《玩弄中国诗歌》，《文友》1999 年第 2 期，第 21 页

……要不时地推出对一些不为人知的女诗人作品的长篇小说

page 414

徐江《这就是我的立场》，《诗参考》总十四·十五期合刊，1999 年，第 87 页

……某一天忽然意识到，流亡诗不仅出国可以写，在国内也可以写

page 416

谢有顺《内在的诗歌真相》，《南方周末》1999年4月2日

诗歌是守护自尊的生活，还是守护知识和技术；汉语诗歌是为了重获汉语的尊严，还是为了与西方接轨，我相信，每一个敏感的人都会在他的内心迅速地作出抉择。

page 416

谢有顺《谁在伤害真正的诗歌？》，《北京文学》1999年第7期，第72页

一些人听不到民间的诗歌声音，不是因为没听到，而是他们的耳朵没有从西方大师身上收回来。

page 417

谢有顺《谁在伤害真正的诗歌？》，《北京文学》1999年第7期，第69页

……我没有高学位，……我没在北京这一理论“要地”，……我确实没有读过多少外国人的高言大智。

page 419

田涌《十几年没“打仗”诗人憋不住了》，《中国青年报》1999年5月14日，B4

这种使诗歌创作不断知识化、玄学化的倾向，是当前诗歌处境日益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page 420

沈奇《秋后算账——1998：中国诗坛备忘录》，《出版广角》1999年第2期，第23页

高蹈的、抒情的、翻译性语感化的，充满了意象迷幻、隐喻复制、观念结石以及精神的虚幻和人格的模糊。

page 426

韩东《附庸风雅的时代》，《北京文学》1999年第7期，第74页

90年代成名的“老诗人”……他们的阅读是有目的的，……这是在阅读中逐渐进入角色的一群。因此我们并不难理解他们对于书籍的那种病态爱好。……他们只读那些被人认为是自己写出来或可以写出来的书，只关注那些被认为是自己的或可能过上的生活（或生活方式）。……他们对翻译作品由衷地热爱，对西方文学史如此地熟悉，……对在上述系统中的所谓大师，巨人如此五体投地，对他们的生平佚事更是如数家珍。……他们的灵感完全来自于以上的读物，其写作方式、格局以及形

式也不出其右。……像一切收藏家和古玩爱好者一样，他们对于书籍和书籍中思想和艺术价值态度是绝对认同的，……其极端表现就是能自己动手制造赝品，……使行家里手也看不出来。与最顶尖的收藏家古玩爱好者尚有不同，我们的“读者—艺术家”最终欺骗了自己。

page 426

臧棣《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第92页

努力将诗歌重新发展成一种独立于科学、历史、经济、政治、哲学的知识形态。

page 427

王家新《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第94页

它首先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对写作的独立性、人文价值取向和批判精神的要求，对作为中国现代诗歌久已缺席的某种基本品格的要求。

pages 428-429

于坚《真相——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新潮诗歌批评》，《诗探索》1999年第3辑，第47-48页

坚持民间立场、诗人写作、中国经验，以及诗歌的自由、独立、原创力、民主精神和非意识形态的位于边缘的外省诗人与利用北京的文化政治地理优势企图将80年代以来重获独立和尊严的诗歌再次依照历史惯例纳入权力话语，建立惟我独尊的诗坛秩序、霸权的批评家们之间水火不容的关系已经真相大白。[typo 经验、corrected to 经验，; typo 秩序，corrected to 秩序、]

那些在中国外省的辽阔大地上埋头写作，没有批评家为其摇旗呐喊，远离便于国际接轨的北京，仅仅靠具有创造力的不同凡响的诗歌文本在中国诗坛的铜墙铁壁之间建立了诗歌的尊严和个人魅力的独往独来的优秀诗人与倚靠权力话语、批评家吹捧，离开了权力和吹捧就不存在的西方诗歌和文艺理论的读者冒充的平庸诗人的“知识分子写作”的思想战线之间的泾渭分明之势，已经真相大白。

在伟大的80年代依靠第三代诗歌的杰出文本实绩起家的新潮诗歌批评中的北京部分，已经彻底背叛了在那个伟大的充满自由主义精神的时代中得以重新建立起来的诗歌批评对少数、对另类写作的宽容：非道德、非意识形态的、自由、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精神和惟文本的学术立场，可怜地成了“知识分子写作”——一个“小圈子气候”的代言人，再也无法冒充“公正、权威”，他们对于诗歌、诗人的态度其实不过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罢了，他们公然敢那样穷凶极恶围攻作者——诗人，说明这些“新潮诗歌批评家”从来就没有尊重过诗歌。已经真相大白。

page 430

伊沙《两个问题和一个背景——我所经历的盘峰诗会》，《诗参考》总十四·十五期合刊，1999年，第80页

而隐喻设置的修辞的阴谋，使糊涂的西方汉学界真的以为他们敢于面对中国的现实。

page 430

于坚、陶乃侃《抱着一块石头沉到底》，《湖南文学》1999年第7期，第75页

据说他连自行车都骑不来，却认为自己是人中之王，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就去自杀。

page 430

伊沙《两个问题和一个背景——我所经历的盘峰诗会》，《诗参考》总十四·十五期合刊，1999年，第79页

所谓“知识分子写作”让我想起了“女性文学”的提出，我对“女性文学”的感受同样适用于“知识分子写作”：作为男人，我平时很少想起也根本不用强调自己裤裆里究竟长了什么东西。

page 433

王家新《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诗探索》1999年第2辑，第48-49页

中国诗人们不用汉语难道是用英语来写作？这还用得着标榜吗？中国诗人们的作品被译成外文难道不是中国诗歌的光荣而成了诗人们的罪过？于坚本人不也在曾向人们暗示或炫耀自己的作品被洋人订了货，怎么现在又做出一副“拒绝接轨”状呢？说穿了，这无非是一种策略。无非是为了利用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无非是为了向人们显示：别人都在与西方接轨，唯独自己在恢复汉语的尊严。恢复汉语的尊严当然是中国诗人终生的使命，但怎样去恢复？靠那种假大空的宣言？靠贬斥其它民族的语言？

page 433

王家新《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诗探索》1999年第2辑，第40-41页

知识分子当然并不等于诗人，但诗人从来就是知识分子。

page 434

王家新《从一场濛濛细雨开始（代序）》，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代序第10-11页

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的写作

page 435

程光炜《新诗在历史脉络之中——对一场争论的回答》，《大家》1999年第5期，第191页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但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在90年代的适当场合被重新提炼出来：将诗人与人民分离，推导成所谓“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对立，把本来在中国新诗史上属于常识问题的新诗发展与外来诗歌影响的命题，说成是向“西方文化资源”靠拢，企图将诗学问题政治化、民族主义化。实际上，这是一个文化原教旨主义和将批评私斗化和扩大的陷阱。

pages 436-437

小安《精神病者》，何小竹编《1999中国诗年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20页

你要怎样才能走出去呀
把你的头
再偏向右边一点
使双手放在最正确的位子上

一个混乱的人
在玻璃上水汪汪的样子
我们没有办法理清你的大脑
把你洗得更干净些

也许你是最好看的那一个
又是最完整的那一个
在任何地方
你都如此颠三倒四
不管你是叫小莉还是平儿
我们都只好叫你小莉和平儿

你回到家里
走在大街上
身上有一种标志
与生俱来呵

你如此喜欢香蕉
而厌恶苹果

page 437

韩东《论民间（代序）》，何小竹编《1999 中国诗年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

民间是否是虚构？

民间是否已经完成使命？

民间是否取消个人？

page 437

韩东《论民间（代序）》，何小竹编《1999 中国诗年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9 页

部分出身于八十年代民间的诗人跻身于主流诗坛，正式出版诗集，得到公开评论，频繁出现于各类媒体，热衷于参加国际汉学会议，他们自觉地脱离民间的方式并不意味着民间的消失或“已经完成使命”。

page 438

韩东《论民间（代序）》，何小竹编《1999 中国诗年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2 页

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

page 439

韩东《论民间（代序）》，何小竹编《1999 中国诗年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8 页

民间的使命即是保存文学，使其在日趋物质化和力量对比为唯一标志的时代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维护艺术的自由精神和创造能力。

page 439

韩东《论民间（代序）》，何小竹编《1999 中国诗年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1999 年，第 17 页

伪民间即是：一，将民间作为一种权力手段的运用。二，将民间作为不得志者苦大仇深的慰藉。三，将民间作为自我感动者纯洁高尚的姿态。以上三种理解，既是来自民间内部的也是来自其外部的对民间的歪曲、误解和避众就轻，以致最终取消了它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与其对照，真正的民间即是：一，放弃权力的场所，未明

与暗哑之地。二，独立精神的子宫和自由创造的漩涡，崇尚的是天才、坚定的人格和敏感的心灵。三，为维护文学和艺术的生存，为其表达和写作的权利（非权力）所做的必要的不屈的斗争。

page 441

谢有顺《诗歌在前进》，《山花》2000年第4期，第76页

让诗与非诗分开，让真实和谎言分开，让创造与模仿分开，让借鉴西方与唯西方大师是从分开，让有尊严的写作与知识崇拜分开，让有活力的言说与对存在的缄默分开，让朴素的词语与不知所云分开，让心灵的在场与故作高深的“复杂诗艺”分开，让敏感的人与僵化的知识分子分开。

page 442

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行》，程光炜编《岁月的遗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导言第5页

写作不仅要有赖抱负，同样更要有赖政治、经济、爱情乃至时事和日常生活的“资料”，它要把自己置入广阔的文化语境当中。

Chapter 13 More Than Writing, As We Speak: Yan Jun

pages 469-471

颜峻《反对一切有组织的欺骗》，颜峻《次声波》，北京：铁托出品，2001年，第149-152页

昨夜我梦见了酱油；昨夜我开始发芽；昨夜，广阔的沙漠像一道叹息远远地离去了。我听见乌云的声音，房檐下，最后一个拆迁的少年抽完了烟。昨夜，因为没有女人的眼泪，上海变成了木马的城市；因为没有薄雾从桥上走过，广州变成了药片的天空……而西宁的街灯灭了，小伙子揣着刀，从滴滴羊油的小路上跑过；昨夜，北京的上帝出门了。

反对一切有组织的欺骗！

反对在星星出没的傍晚开会。反对在树上呼喊我的名字，反对在细雨中呼喊。反对资本家思考。反对两面三刀。反对借尸还魂。反对你降低我的智商。反对一场中断的电影——当光线扯破我们的外衣，噩梦中的仙女停留在空气里，她没有爱情，也没有未来，她的孤独就是我们的孤独……反对权力。

旧货市场永垂不朽！

昨天你还是个书生，今天你就是流氓，明天你说梦话变成了哲学家，难道人生就是这样？难道手机打不通，飞机就可以公开行走，擦过脆弱的天空？出去吧，和牛魔王一起看看上帝，一年的时间，足够你学习沉默、观察、住进钢铁和泥土的洞穴哭泣，冬天就要结束了，你要相信你的回忆。

性生活包治百病！

反对广告，反对遗忘。反对撕毁任何证件和嘴脸。反对从流星雨中经过，身披金黄的斗篷却忘记了女儿的名字。反对食肉动物跳舞。反对电脑死机。反对像镰刀一样生活。反对夜来香死在夜里。反对时尚杂志和网络公司。反对白日做梦，穿上透明的衣裳，心脏像鸿毛一样爆炸……二锅头十步杀一人……傻逼统治着世界……一本色情杂志就是一次考试……反对恐惧。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反对大气功师，反对摇滚英雄。反对电流破坏美丽的大气层。反对关闭游魂的酒吧。反对拐弯的上帝。反对乳房崇拜。反对卖

花，反对出卖七星游动的幽冥之花，反对情人节和母亲节的花，反对吃花。反对皮。反对蔚蓝色阴谋。

把草原从艺术家手中解放出来！

人们怀疑，是因为血压刺激着大脑，但人们也崇拜，难道是因为饥饿？所以要反对螳螂的演说，要反对有洁癖的科学家，她伤害了我！并且进一步反对知识分子化装成流氓的样子。同理，反对森林化装成鸟类旅居的木屋，最终被卖艺的带走，囚禁到歌里，失了火，像梦一样消失在艺术的峡谷中，永远……

解放电脑的身体！

听说，声音循环着，可以唤醒夜班工人；血液坠落着，可以击中50年代出生的黑人。因为你随手记下了空气和木屐的样子，所以下午会变得更长些，让小偷从山坡上下来，呆呆地看着落日。那些在天空中开会的家伙，会跳着舞，掉下来。人们也聚集着，可以出发了。

欢迎来到地下！

从来就没有朋克理论，只有朋克行动。

死便埋我。

相信爱情和其他日常用品的无限性。

世界是你们的。

反对娱乐记者扭曲的笑容。

在生锈的钉子上歌唱。

走得开心点。

噪音可以改善生活，但请不要在烟雾腾腾的书房里演奏——他说，在乌云密布的时候，科学就是迷信。他还说，抽烟使愤怒者头疼，零食让嬉皮士沉思，烟雾改变了铁托的人生。至于人生，人的一生活，人的一生活……他的领土是干净的，他的邻居每天嚎叫，他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同性恋又怎么了。

向李白同志学习——

改变这个世界，改变我们自己。

现在你相信来世了吧？

远方的牛羊瞪着眼睛反对婚姻。

废除精神奴隶制。

有钱人需要钱包。

春天的每一个细节，都像是海岸线。

上树！像鸟一样俯视斗争者。

上树！欢迎小妖精的到来。

上树！解散美国。

谁会飞谁就是魔术师。

当然苍蝇除外。

反对。反对一切。

反对我们自己。反对我们反对的一切。

反对我们没有反对的一切。

反对我们自己的一切。

反对一切不可以反对的和不可能反对的。

反对。